



云楼

卷六 人物 南明皇帝

徐道人 著

目录

林红玉	1
贾蓉	11
尤老娘	30
卜世仁	34
尤二姐	37
尤三姐	54
林四娘	62

林红玉

人物：林红玉。

别称：小红、红儿。

人物关系：喜欢贾芸，父亲为林之孝，母亲为林之孝家的。

人物原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命名思路：

林，与林黛玉同姓。这暗示了其原型也与林黛玉的原型同姓，姓朱，且姓名中含有两个“木”字。朱由崧的“朱”与“崧”分别含有一个“木”字，构成“林”字。

红，谐音朱由崧年号“弘光”的“弘”。朱，即大红。

玉，来自林黛玉与贾宝玉共同的“玉”字。

林红玉，与林黛玉命名方式相似。红玉，指朱璋。隐面下，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是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亡后第一位南明皇帝，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兄弟；朱元璋的宫殿为明南京皇宫；弘光帝在明南京皇宫登基。

另，“林红玉”也谐音“梁红玉”。野史小说所称梁红玉者，为宋朝抗金女英雄梁夫人，名将韩世忠之继室。

原文解析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你湿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爷要茶吃，叫姐姐们一个没有，是我进去了，才倒了茶，姐姐们便来了。”秋纹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去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纹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拦着帷幔呢，可别混跑。”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婆子道：“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就知道是昨儿外书房所见那人了。

秋纹、碧痕与林红玉闹别扭，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隐面下的依据为：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覆亡后的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以次年为弘

光元年^①；此时大明曾经依赖的军事首领洪承畴与祖大寿都已经是大清的降将，当然是“散了”；朱由崧是大明覆亡后的南明首位皇帝，但并无较强的军事支撑，当然是“单让他在屋里”。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便都把这个字隐起来，便都叫他“小红”。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这红玉年方十六岁，因分人在大观园的时节，把他便分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占了。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事的丫头，却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千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里插的下手去。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又遭秋纹等一场恶意，心内早灰了一半。正闷闷的，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掉去，正没个抓寻。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红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芸。红玉不觉的粉面含羞，问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这说明林红玉与林黛玉一个姓，而且还特别点出她的“玉”字犯了林黛玉与贾宝玉共同的“玉”字。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朱由崧与朱由检是同姓堂兄弟，因此人物的名字也如兄弟一样只差一字；红，谐音朱由崧年号“弘光”的“弘”；弘光帝朱由崧是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覆亡后的第一位南明皇帝；朱由检如果还在，大明如果还没覆亡，就不会轮到朱由崧当皇帝，所以说林红玉的“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

“这红玉年方十六岁，因分人在大观园的时节，把他便分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占了”。这表示林红玉竟然比贾宝玉还先入住怡红院，只是非正式的，后来正式住人了，林红玉的位置被贾宝玉占了，林红玉自然只能不情愿地住在怡红院外面了。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所住怡红院的原型为北京宫内女官尚宝司；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朱常洵之子；在明神宗朱翊钧的国本之争中，明神宗有意立宠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如果不是群臣反对的话，朱常洵就可能当皇帝；如果朱常洵当了皇帝，自然他的儿子朱由崧也将当皇帝，住进皇宫；朱由崧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②。

“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事的丫头，却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隐面下的依据为：崇祯帝殉国后，福王朱由崧本为第一顺位，这犹如“因他有三分容貌”，但东林党人与史可法反对，称其“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这犹如“不谙事”与“妄想痴心”。

林红玉在贾宝玉面前“现弄”不成，转而在梦中“遇见贾芸要拉他”。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大明覆亡了，朱由崧当然得不到大明的传国宝玺，但凭借他的血缘关系，做了南明第一位皇帝，在位一年，拥有了南明第一颗宝玺。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话说红玉心神恍惚，情思缠绵，忽朦胧睡去，遇见贾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唬醒过来，方知是梦。因此翻来复去，一夜无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就有几个丫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子地面，提洗脸水。这红玉也不梳洗，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便来打扫房屋。谁知宝玉昨儿见了红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点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寒心；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若好还罢了，若不好起来，那时倒不好退送的。

林红玉“忽朦胧睡去，遇见贾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唬醒过来，方知是梦”。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朱由崧逃出南京城，之后被清军俘虏；这就犹如其在作皇帝梦时“回身一跑”，然后“却被门槛绊倒”。

却说红玉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我们这里的喷壶还没有收拾了来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们的借来使使。”红玉答应了，便走出来往潇湘馆去。正走上翠烟桥，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是拦着帷幔，方想起今儿有匠役在里头种树。因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红玉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闷闷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无精打彩自向房内倒着。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论。

林红玉“方想起今儿有匠役在里头种树。因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此句点出“山”、“树”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崧，字形由“山”、“松”构成，正是“山”、“树”。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服，仍回大观园内去。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红玉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多日，都渐渐混熟了。那红玉见贾芸手里拿的手帕子，倒象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的。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芸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要放下，心内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红玉闻听，在窗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名叫佳蕙的，因回答说：“在家里，你进来罢。”佳蕙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红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

“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林红玉“见贾芸手里拿的手帕子，倒象是自己从前掉的”。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由检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三月二十一日被发现，“三十三天”之后为四月二十六；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立福王，议遂定以福王继统，告庙并修武英殿，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礼部率百司迎福王于仪征；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①。

林红玉看上贾芸，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帝玺：朱由崧想作南明皇帝。

佳蕙道：“你这一程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竟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红玉道：“那里的话，好好的，家去作什么！”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样。”红玉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又懒吃懒喝的，终久怎么样？”红玉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佳蕙道：“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红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

林红玉说“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

红玉道：“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这话说的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象有几百年的熬煎。”

林红玉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表明林红玉是没有长远打算的，就算对于贾芸，也不过是“三年五载”的打算而已。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帝玺，象征南明弘光朝皇权；弘光帝朱由崧对于南明的发展与光复大明根本没有任何雄心与计划，只图“三年五载”过过皇帝的的生活；弘光帝朱由崧将政事悉委于马士英、阮大铖，而马、阮二人让南明政事萎靡，不断发生内讧；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攻，朱由崧被俘，押往北京，翌年被处决；朱由崧在位仅一年。

红玉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是两个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红玉掷下，回身就跑了。红玉向外问道：“倒是谁的？也等不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红玉便赌气把那样子掷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因说道：“前儿一枝新笔，放在那里了？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出神，想了一会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罢。”红玉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闲打牙儿？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

“绮大姐姐”指李琦。“花大姐姐”指花袭人。

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红玉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红玉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红玉笑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痴，为什么不进来？”红玉道：“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李嬷嬷道：“我有那样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杖一径去了。红玉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

林红玉问李嬷嬷，“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李嬷嬷的原型为李自成；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南攻，李自成战败后死

亡，同年朱由崧被俘，押往北京。

一时，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见红玉站在那里，便问道：“林姐姐，你在这里作什么呢？”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红玉道：“那去？”坠儿道：“叫我带进芸二爷来。”说着一径跑了。这里红玉刚走至蜂腰桥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相对时，红玉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不在话下。

林红玉“把眼去一溜贾芸”，然后就“一扭身往蘅芜苑去”，蘅芜苑是薛宝钗的住处。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蘅芜苑的原型为大清皇宫；朱由崧在位仅一年，被大清俘虏押往北京后处决。

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贾芸又道：“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坠儿笑道：“他倒叫小红。你问他作什么？”贾芸道：“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我倒拣了一块。”坠儿听了笑道：“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帕子。我有那么大工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蘅芜院门口儿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拣了，给我罢。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坠儿说林红玉到过蘅芜院门口，呼应上文。

原来上月贾芸进来种树之时，便拣了一块罗帕，便知是所在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红玉问坠儿，便知是红玉的，心内不胜喜幸。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向坠儿笑道：“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不许瞒着我。”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贾芸，回来找红玉，不在话下。

林红玉与贾芸之间是通过坠儿牵线搭桥的，可见坠儿是维护林红玉与贾芸的。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盖造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槅子糊着纸。

滴翠亭在池中水上。隐面下，大清五行属水。

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又有一人说话：“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罢。”又听道：“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又答道：“我既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又听说道：“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拣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又回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的东西，自然该还的。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说个誓来。”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一个人，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噯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槅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见，就别说了。”

坠儿向林红玉要两份谢礼，一份给自己，一份给贾芸。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

林红玉被薛宝钗评价为“奸淫狗盗”、“眼空心大”、“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在国难当头，不是考虑如何反清复明，而是考虑在南京选淑女、搜括金银珠宝，正是“眼空心大”、“古怪”；朱由崧在位一年即被俘，然后因有人被告发“造反”而被随同处决。

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

薛宝钗说林黛玉蹲着弄水。隐面下，大清五行属水。

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红玉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便是听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红玉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司棋、侍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顽笑。

林红玉中了薛宝钗的反间计而怀疑林黛玉，林黛玉成为薛宝钗反间计的受害者。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清太宗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直逼帝都北京，为第一次清兵入塞；袁崇焕立刻千里赴救击退皇太极；皇太极设反间计，让传闻袁崇焕与清军定有密约，并纵放捉获的太监听闻后遣返回明廷去；崇祯帝朱由检在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又没有拦住清军的情况下，加上袁崇焕纵敌拥兵的谣言，最终凌迟处死袁崇焕^①。

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红玉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笑问：“奶奶使唤作什么？”凤姐打谅了一打谅，见他生的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使唤个人出去，可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若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罢了。”凤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里的？我使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答应。”红玉道：“我是宝二爷房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嗳哟！你原来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也罢了。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六十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材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再里头床头间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

^① zh.wikipedia.org/wiki/袁崇焕

林红玉“生的干净俏丽，说话知趣”，“是宝二爷房里的”。王熙凤让林红玉去找“是一百六十两”银子，一百六十，即“一六零”，谐音“一六林”，即“林”前有“十六”。隐面下，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前面有“十六”位大明皇帝。

红玉听说撒身去了，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子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没理论。”红玉听了，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红玉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红玉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霞、碧痕、紫绡、麝月、侍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红玉，便说道：“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爇，就在外头逛。”红玉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罢。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红玉道：“今儿不该我爇的班儿，有茶没茶别问我。”绮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罢。”红玉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一面说着去了。

晴雯说林红玉“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在国难当头，不是考虑如何反清复明，而是考虑选淑女、搜金银，当然犹如“花不浇，雀不喂”；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在位一年即被俘，然后被清廷送到北方的北京处决，这正犹如“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

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儿呢。红玉上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材家的来讨，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红玉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

林红玉说舅奶奶“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隐面下，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南明犹如是大明寿命的“延年”。

话未说完，李氏道：“嗳哟！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怪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红玉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别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几个人之外，我就怕和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咬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李宫裁笑道：“都像你泼皮破落户才好。”凤姐又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说着又向红玉笑道：“你明儿伏侍我去罢。我认你作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王熙凤欣赏林红玉，要把林红玉从贾宝玉身边要走。隐面下，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韩赞周为崇祯时南京守备太监，是决定由福王继统的几人之一。崇祯十七年（1644 年），崇祯帝自缢之后的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立福王，议遂定以福王继统，告庙并修武英殿^①。

红玉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作你的妈了？你别作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今儿抬举了你呢！”红玉笑道：“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作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宫裁笑道：“你原来不认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他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对天聋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红玉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红玉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

林红玉说自己“十七岁了”，点出“十七”二字，又说“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 年）五月，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红儿的“红”谐音“弘”；弘光年号只存在了一年，当然为“弘儿”，谐音为“红儿”。

凤姐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红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宫裁去了。红玉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

林红玉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太监魏忠贤；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跟着太监学，不可能讲国家大义，只会求个人利益；实际上朱由崧的水平还不如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

弘光元年（1645 年），弘光帝在兴宁宫闷闷不乐，侍臣询问原因，弘光帝说：“后宫冷清，新春南部无新人。”韩赞周哭着说：“臣子希望陛下在这时节想念皇考（朱常洵）、先帝，不应该再想这些啊？”到元夕，弘光帝自行张灯，他又说：“现在天下事难以安排，卧薪尝胆还担心不能胜利，在意这小事简直胡来！”弘光帝回答：“天下事有马士英处理，你不必多言。”结果他呈上四份奏疏请求退休。后来清兵攻陷镇江，弘光帝召来太监量度计策，他说：“我们兵力单薄，没办法守和，倒不如亲征。成功的可保住社稷；不成功也可全身而退。”弘光帝没有听从，且很快逃走，韩赞周赶不及追上，打算投水自杀被阻拦，送往报恩寺。清朝将领侦知后抓获韩赞周，他大叫求死不成功，九月时得知将会被迫北行，于是坠楼自杀^②。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凤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丫头叫红玉，我合你说说，要叫了来使唤，总也没说，今儿见你才想起来。”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凤姐笑道：“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说着便

^① 《明季南略》卷三

^② zh.wikipedia.org/wiki/韓贊周

要走。

王熙凤要把林红玉从贾宝玉身边带走，贾宝玉同意。

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红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我想什么要紧，我就作了主，打发他去了。”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罢了。”

王熙凤把林红玉从贾宝玉身边带走时，是袭人做主，让林红玉离开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象征大明皇权；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其国号也称“大明”；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在位一年即被清摄政王派出的清军俘虏，然后被送到北京，最后被多尔衮以谋反罪处决。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桔，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儿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金钏、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还有两个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

林红玉正式离开贾宝玉了，作为王熙凤的丫头出场。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蒲东寺怀古 其九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西厢记》中普救寺在蒲郡之东，又称蒲东寺。故事中张生与崔莺莺同寓居寺中而恋爱。其中“拷红”一折写崔莺莺母亲郑氏为逼问私情而拷打红娘，但为时已晚，张生与崔莺莺早配成了一对。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小红，指崔莺莺的婢女红娘。隐面下的依据为：小红指林红玉；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面对大明覆亡的局面，却花心思忙于选淑女，在位一年后即被俘虏，后被处决，当然是“骨贱最身轻。”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夫人指崔莺莺母亲郑氏。隐面下的依据为：“彼同行”可指贾宝玉与薛宝琴；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薛宝琴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被俘虏，犹如“被夫人时吊起”；大明覆亡之际，本来南明还有半壁江山可用而东山再起，弘光帝朱由崧却忙于选淑女，失去反清复明的最佳时机，让清顺治帝坐稳了原属大明的江山。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红玉的，琏二奶奶要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还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

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老了，倒难回转。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说，没有不成的。”

芳官对五儿说贾宝玉房里林红玉与坠儿走后还没有人补上，“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的说道：“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我送下东西出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说了些什么。看那个光景，倒象有什么大事的似的。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

林红玉在王熙凤这边屋里。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魏忠贤死前被贬往南直隶凤阳，应天府为南直隶首府，应天府即南京；朱由崧死前在南京当皇帝；魏忠贤与朱由崧死前都在南直隶地域。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红玉可指林红玉。隐面下的依据为：池塘中为水，指代五行属水的大清；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清顺治三年（1646 年）四月九日，有人向清摄政王多尔袞告发，称居住北京的前明衡王、荆王欲谋反；同年五月，弘光帝与秦王、晋王、潞王、荆王、德王、衡王等十七人被斩首于菜市口^①，身体“散”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贾蓉

人物：贾蓉。

别称：蓉儿、蓉哥、蓉大爷。

人物关系：父亲为贾珍，继母为尤氏（其母为尤老娘），妻子先为秦可卿后为续妻，婶子为尤二姐与尤三姐。

人物原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命名思路：

贾，从父亲贾珍。

蓉，《说文解字》：“芙蓉也”；谐音“弘”、“崧”。

原文解析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贾蓉“今年才十六岁”，父亲为贾珍，在宁国府。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府中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贾珍的原型为曾驾幸南京的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

在贾府居住的草字辈只有贾蔷、贾蓉、贾兰。贾蔷、贾蓉跟贾珍在宁国府居住，后来贾蔷搬出了宁国府。贾兰跟李纨在荣国府居住。贾宝玉是玉字辈，草字辈是玉字辈的晚辈。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象征大明皇权的明传国宝玺；贾蔷、贾兰两者的原型分别为象征大明覆亡后并存的两大皇权的帝玺——贾蔷的原型为清帝玺、贾兰的原型为大顺帝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蓉在宁国府的家庭中的四位亲眷——尤老娘、婶子尤二姐与尤三姐、续妻——的原型分别正是南明的四位皇帝。

贾蓉住在宁国府。宁国府，三辈男主人分别为贾敬、贾珍、贾蓉，两辈女主人是尤氏与秦可卿。隐面下，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宁国府中的人物的原型的特点为：要么在南京呆过，要么原籍不在北京，要么希望去南京。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二人来面请。

贾蓉之妻秦可卿此处首次出场。

尤氏携贾蓉之妻“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与王夫人的原型分别为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邢夫人的原型为直接终结大明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尤氏的原型为大明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贾蓉之妻秦可卿的原型为在南京登基又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

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来。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

贾蓉之妻秦氏，即秦可卿。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睡觉，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棣重刻的明传国宝玺；这颗明传国宝玺当然是在朱棣的皇宫中睡觉。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的。”凤姐道：“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着，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们那里放着那些东西，只是看不见是好的不成？一般你们那里放着那些东西，只是看不见我的才罢。”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

贾蓉对于王熙凤的态度是低三下四的，王熙凤对于贾蓉的态度是友好的。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妇等接出仪门。

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因问：“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

贾蓉笑道：“不是这话，他生的腴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我看看，给你一顿好嘴巴。”贾蓉笑嘻嘻的说：“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

贾蓉把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带来给王熙凤看。隐面下的依据为：秦钟的原型为建文帝继承的朱元璋刻制的明传国宝玺，住在明南京皇宫；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为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是在明南京皇宫登基的；朱由崧登基后追上建文帝庙号“惠宗”，谥号“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是”。

焦大敢大骂贾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南明本来拥有半壁江山却无法东山再起完成反清大业，因为弘光帝的志向不在于反清，而在于看戏与选淑女；焦大的原型为郑和，郑和为朱棣立下汗马功劳，辅助燕王朱棣从几千人起兵完成推翻建文帝朱允炆的大业；两相对比，郑和当然有资格大骂贾蓉，这也符合郑和为掌权大太监的特征。

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便都装没听见。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他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

秦可卿嫁给贾蓉的原因为秦业“素与贾家有些瓜葛”。隐面下的依据为：秦业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是朱棣的父亲；贾家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家；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为北平燕王，但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成为永乐帝。

秦可卿配贾蓉，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棣篡位前作皇位永传子孙之梦，篡位后迁都北京，大明在北京登基的皇帝都是朱棣的子孙，朱由崧也是朱棣的子孙；南明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意味着朱棣红楼之梦已经破灭；大明覆亡的原因根源正是在于朱棣。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常相共处。宁府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们，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么小人诮谤谣诼之辞。

贾蔷与贾蓉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贾蔷更“风流俊俏”。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蔷的原型为清帝溥仪；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明覆亡后，争夺大明统治权的主要是清与南明；最终清取得胜利，当然更“风流俊俏”。

总恃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谁敢来触逆于他。他既和贾蓉最好，今见有人欺负秦钟，如何肯依？

贾蓉“匡助”贾蔷，以至于贾蔷无敌，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蔷的原型为清帝溥仪；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正是由于南明软弱无能，清才能顺利统一大明疆土。

“匡”，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被害后庙号“昭宗”，谥号“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纬武体仁克孝匡皇帝”，简称“匡皇帝”。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大家散了学，金荣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

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吩咐来升照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

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业已打发人请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贾蓉一一的答应着出去了。

宁国府的尤氏吩咐继子贾蓉办宴席请荣国府的人来，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荣国府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

贾蓉转身复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来升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

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贾蓉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说一说再看脉如何？”

在贾蓉的居室中，秦可卿生病，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在南京登基；贾蓉居室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秦可卿的原型为在明南京皇宫登基的明成祖朱棣；秦可卿生病象征大明生病。

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

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上写的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

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贾蓉与秦可卿之间从来没有言语，贾蓉只关心秦可卿“可治不可治”、“治得治不得”、“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即秦可卿会不会死，贾蓉从来没有要想方设法拯救自己妻子秦可卿的言语，似乎他心中是期望秦可卿死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之死象征大明覆亡；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大明覆亡是南明产生的前提，大明不覆亡，就不会有南明。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向贾蓉说道：“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你就行了礼来。你说：‘我父亲遵太爷的话未敢来，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贾蓉听罢，即率领家人去了。

贾蓉要给贾敬送去“十六大捧盒”，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在南明之前的大明有十六位皇帝。

正说话间，贾蓉进来，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前都请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给太爷送吃食去，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中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的爷们，遵太爷的话未敢来。太爷听了甚喜欢，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们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鹭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凤姐儿说：“蓉哥儿，你且站住。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说道：“不好么！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贾蓉出去了。

贾敬要贾蓉“好生伺候叔叔婶子们并哥哥们”，叔叔指贾琏与贾瑞，婶子们指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尤二姐与尤三姐的原型分别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与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鐭；朱聿键与朱聿鐭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与明神宗朱翊钧一个辈分，是弘光帝朱由崧的祖父辈，犹如“婶子们”。

于是，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吃毕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说道：“老爷们并众位叔叔哥哥兄弟们都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才去了。别的一家子爷们都被琏二叔并蔷兄弟让过去听戏去了。方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先收在帐房里了，礼单都上上档子了。老爷的领谢的名帖都交给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赏了，众来人都让吃了饭才去了。母亲该请二位太太，老娘，婶子都过园子里坐着去罢。”

贾蓉向尤氏汇报。

凤姐儿、宝玉方和贾蓉到秦氏这边来。进了房门，悄悄的走到里间房门口，秦氏见了，就要站起来，凤姐儿说：“快别起来，看起猛了头晕。”

贾蓉叫：“快倒茶来，婶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强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去年呢。”

在秦可卿面前，贾蓉关心的不是如何治好秦可卿的病，而是如何讨好王熙凤。贾蓉称贾宝玉为“二叔”。

贾蓉道：“他这病也不用别的，只是吃得些饮食就不怕了。”凤姐儿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过去呢。你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倒招的媳妇也心里不好。太太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贾蓉说道：“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罢，我还略坐一坐儿。”贾蓉听说，即同宝玉过会芳园来了。

贾蓉对秦可卿的病并不真正关心。

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样。贾珍、尤氏、贾蓉好不焦心。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只见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贾瑞一见，却是贾蓉，真臊的无地可入，不知要怎么样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贾蔷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璉二婶已经告到太太跟前，说你无故调戏他。……”

说罢，翻身出来，纸笔现成，拿来命贾瑞写。他两作好作歹，只写了五十两银，然后画了押，贾蔷收起来。然后撕罗贾蓉。贾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说：“明日告诉族中的人评理。”贾瑞急的至于叩头。贾蔷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五十两欠契才罢。

贾蓉两个常常的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禁，更又添了债务；……

在王熙凤设的局中，贾蓉是参与者，但只是服从王熙凤的设计，对贾瑞是开玩笑的态度，并没有为难贾瑞之意，但狠毒的贾蔷却威胁恐吓贾瑞，乘机还勒索自己的兄弟贾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蔷的原型为清宝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清狠毒，南明柔弱且不顾大局。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上门女婿，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

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看时，上面写道：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贾蓉是“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

五代十国杨吴有金陵府，后南唐（937年—975年）在金陵建都，称江宁府，并修建了城邑，治所在上元县、江宁县。元朝时，江宁府改为集庆路。朱元璋时，集庆路又改称为应天府。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登基，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并营建了明南京皇宫。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明朝覆亡的第二年）应天府改称江宁府。今天的南京市，简称“宁”。

贾蓉是江宁监生，即南京监生。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二朱由崧监国，五月十五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朱由崧被清军俘虏，后被押往北京，次年被清廷杀害。

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前让坐轿上马，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

当下和尚工课已完，莫过晚茶，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

贾蓉是贾珍的儿子。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贾赦、贾珍亦换了朝服，带领贾蓉、贾蔷奉侍贾母大轿前往。于是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

凤姐道：“……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

贾璉从扬州回来，王熙凤在他眼前卖弄炫耀自己协理宁国府的功德。秦可卿死前是与王熙凤很要好的，临终嘱托就是对王熙凤说的。然而，贾珍让王熙凤操办秦可卿葬礼，在王熙凤眼中成了“更可笑”的，极端轻蔑，虽然这是王熙凤进一步掌握大权的垫脚石。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专权大太监魏忠贤；明光宗朱常洛之死就是太子的太监魏忠贤上位成为新皇帝宠人的垫脚石；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大明重用太监干政就是从朱棣开始的。

贾蓉先回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明日就得。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贾璉笑着忙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造也容易；若采置别处地方去，那更费事，且倒不成体统。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去，再议细主。”贾蓉忙应几个“是”。

在明代，一里为 180 丈，1800 尺，一尺为 31.73 厘米，换算下来，一里为 571.14 米。“三里半大”为 1998.99 米，即约 2000 米，是指四边周长。

大观园的位置与大小，是通过贾蓉之口说出来的。隐面下的依据为：大观园的原型为北京明十三陵，是依照南京孝陵营建的；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此时大明已经覆亡，北京十三陵就定型了，不会再下葬新的大明皇帝了；明十三陵的主陵为长陵，长陵的周长正是约 2000 米。

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璉听了，将贾蔷打谅了打谅，笑道：“你能在这一行么？这个事虽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贾蔷笑道：“只好学习着办罢了。”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凤姐会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难道你父亲比你还会用人？”

贾蓉有请凤姐阻止贾蔷去南方之意。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是在南京登基的；贾蔷的原型为清帝玺；大清下江南，抓捕杀死了南明的前三位皇帝，最后大清又命吴三桂从缅甸抓回南明的第四位皇永历帝朱由榔杀死。

凤姐道：“可别忘了，我可干我的去了。”说着便出去了。贾蓉忙送出来，又悄悄的向凤姐道：“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帐给蔷兄弟带了去，叫他按帐置办了来。”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处摆呢，稀罕你们鬼鬼崇崇的？”说着一迳去了。

王熙凤丝毫不尊重贾蓉，不将其放在眼里。

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贾蔷已起身往姑苏去了。贾珍、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监工等事，一笔不能写到，不过一时喧闹热闹非常而已。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钗一双。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于是惊动诸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

邢夫人、贾芸、贾蓉，看着贾宝玉与王熙凤遭赵姨娘和马道婆合谋做法害得不省人事，双双躺下。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邢夫人与赵姨娘的原型都为李自成，正是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逼死了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太监王承恩殉主也自缢，明亡；大明覆亡后，大清多尔袞带领清军击败李自成入主北京皇宫，与此同时大明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多个流亡小朝廷，总称南明；大明覆亡后，皇权之争主要在南明与大清之间进行；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弘光帝的帝玺。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贾珍道：“去罢。”又问：“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鼓楼里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这里也还没敢说热，他倒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违拗不得，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芸、贾萍、贾芹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亦且连贾璜、贾瑞、贾琮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上来。贾珍又向贾蓉道：“你站着作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声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我。”一面又骂小子：“捆着手呢？马也拉不来。”待要打发小子去，又恐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不在话下。

贾珍对于自己亲生儿子贾蓉是极端不满的，让手下又吐口水又骂。贾珍自己又如何呢？尤氏姐妹“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他在任内诛灭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乱，还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还曾驾临南京祭祀南京太庙；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朱由崧；弘光帝拥有大明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在可以团结反清力量维持南明的最佳时机，却志在看戏与淑女，将政务都委托他人；好武的明武宗朱厚照当然会对这样的弘光帝极端不满。

刚要说话，只见贾珍、贾蓉的妻子婆媳两个来了，彼此见过，贾母方说：“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没说了，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

“贾蓉的妻子”出现了，这表示贾蓉的正妻秦可卿出了后继。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一时只见贾珍、贾璉、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贾母高兴，便带了王夫人薛姨妈及宝玉姊妹等，到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外面厅上，薛蟠、贾珍、贾璉、贾蓉并几个近族的，很远的也没来，贾赦也没来。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莲，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已念念不忘。

隐面下，赖大花园的原型为后金（大清前身）开国大汗努尔哈赤的陵墓清福陵，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郊外。

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直找出北门，下桥二里多路，忽见苇坑边薛蟠的马拴在那里。众人都道：“可好了！有马必有人。”一齐来至马前，只听苇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来一看，只见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没头没脸，遍身内外，滚的似个泥猪一般。贾蓉心内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马令人搀了出来，笑道：“薛大叔天天调情，今儿调到苇子坑里来了。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你招驸马去，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恨没地缝儿钻不进去，那里爬的上马去？贾蓉只得命人赶到关厢里雇了一乘小轿子，薛蟠坐了，一齐进城。贾蓉还要抬往赖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又命他不要告诉人，贾蓉方依允了，让他各自回家。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并说方才形景。

贾蓉看到薛蟠被柳湘莲打败的狼狈样，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李成栋原为李闯军高杰下属，随高杰降明，后又降清，除灭南明两帝，最后又反正归附南明永历朝廷^①；弘光帝授李成栋为徐州总兵；这时李成栋与弘光朝廷在一起，敌方是大清，犹如柳湘莲与贾蓉在一方，而薛蟠是对立方。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针线礼物，……

贾蓉之妻为贾蓉续妻，与尤氏有互动。

一时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回避了。

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道：“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陪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又分在光禄寺库上，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了下来。光禄寺的官儿们都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面说，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

贾蓉之所以能领到银子，是因为“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弘光朝之所以在大明覆亡后还能存在，弘光帝还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李成棟_(明朝)

能卖点官爵来收取钱财，是因为明成祖朱棣的“恩赐”；宁国公贾演与荣国公贾源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明亡清兴，最大的原因源于朱棣。

“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贾珍从戴权那里为贾蓉买到的官为一个候补虚职，并非实际缺官。

贾珍吃过饭，盥漱毕，换了靴帽，命贾蓉捧着银子跟了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至这边回过贾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银子，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焚了。又命贾蓉道：“你去问问你琏二婶子，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若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犯了。旧年不留心重了几家，不说咱们不留神，倒象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一样。”贾蓉忙答应了过去。一时，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命交与赖升去看了，请人别重这上头日子。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

贾珍道：“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说着，贾蓉接过禀帖和帐目，忙展开捧着，贾珍倒背着两手，向贾蓉手内只看红禀帖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贾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贾蓉也忙笑说：“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了。”

贾蓉说“别看文法”，就是强调乌进孝连说的两个“金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乌进孝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南明第四位皇帝永历帝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上庙号“安宗”。

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贾蓉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贾蓉眼中的贾府已经“穷了”，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南明朝廷缺钱，但弘光帝即位才三个月，就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南明绍武帝继位时甚至用了戏袍做官服。

这里贾珍吩咐将方才各物，留出供祖的来，将各样取了些，命贾蓉送过荣府里。

人回：“北府水王爷送了字联、荷包来了。”贾珍听说，忙命贾蓉出去款待，“只说我不在家。”贾蓉去了，这里贾珍看着领完东西，回房与尤氏吃毕晚饭，一宿无话。

贾珍不接待水溶，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水溶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朱厚照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明清敌对双方关系；朱厚照一生好武不过是瞎玩，而多尔衮却是带领大清取代了大明。

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上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

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妻子，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

贾蓉系长房长孙，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

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菜传完，贾蓉方退出下阶，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轩锦簇，塞的无一些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一时礼毕，贾敬贾赦等便忙退出，至荣府专候与贾母行礼。

“从草头者，贾蓉为首”，贾府草头辈的有：贾蓉、贾芹、贾芸、贾菱、贾菖，还有贾蓢。隐面下的依据为：朱明的“朱”本义为“赤心木”，字形也含“木”；大明覆亡后，南明皇帝也都姓朱，但已经如草了，实力薄弱，难以成事；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

故下面方是那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

贾蓉之续妻出场。

廊上几席，便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菱、贾菖等。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丫头们斟的。

贾蓉之续妻出场。

于是那夫人王夫人之中央着宝玉，宝钗等姊妹在西边，挨次下去便是姜氏带着贾茵，尤氏李纨夹着贾兰，下面横头便是贾蓉之妻。

贾蓉之续妻出场。

这里贾母笑道：“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竟没一对双全的，就忘了蓉儿。这可全了，蓉儿就合你媳妇坐在一处，倒也团圆了。”

贾蓉之续妻出场。

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正对时对景。”

贾蓉之续妻出场。

恰恰至贾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呵呵一笑，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众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才托赖些喜。”贾母笑道：“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倒有些个难说。”

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皆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禀气柔弱，不禁毕驳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中。

林黛玉与贾蓉的烟火之间是对立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没有大明的覆亡（以朱由检自缢为标志），就不会有南明。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璉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宁府贾蓉也同族中几人各办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且说贾珍闻了此信，即忙告假，并贾蓉是有职之人。礼部见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专，具本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见此本，便诏问贾敬何职。

贾蓉当下也下了马，听见两个姨娘来了，便和贾珍一笑。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铁槛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气，坐更的闻知，忙喝起众人来。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些悲戚，好指挥众人。因将恩旨备述与众亲友听了。一面先打发贾蓉家中料理停灵之事。

贾蓉得不得一声儿，先骑马飞来至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榻扇，挂孝幔子，门前起鼓手棚牌楼等事。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烦恼。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脸，骂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撻头就打，吓的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上来撕嘴，又说：“等姐姐来家，咱们告诉他。”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他两个又笑了。贾蓉又和二姨抢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头们亲嘴：“我的心肝，你说的是，咱们饶他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的骂：“短命鬼儿，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脏心烂肺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谁不知道，谁不背地里嚼舌说咱们这边乱帐。”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帐。那一件瞒了我！”贾蓉只管信口开合胡言乱道之间，只见他老娘醒了，请安问好，又说：“难为老祖宗劳心，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爷儿们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去磕头。”尤老人点头道：“我的儿，倒是你们会说话。亲戚们原是该的。”又问：“你父亲好？几时得了信赶到的？”贾蓉笑道：“才刚赶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挤眼，那尤二姐便那咬牙含笑骂：“很会嚼舌头的猴儿崽子，留下我们给你爹作娘不成！”贾蓉又戏他老娘道：“放心罢，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又有根基又富贵又年青又俏皮的两位姨爹，好聘嫁这两位姨娘的。这几年总没拣得，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尤老只当真话，忙问是谁家的，二姊妹丢了活

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说：“妈别信这雷打的。”

贾蓉“热孝在身”，竟然就调戏婶子尤二姐与尤三姐，其中主要调戏的是尤二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热孝在身”暗喻其为大明刚刚覆亡之时；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鐭；绍武帝是帝隆武帝的弟弟；隆武帝朱聿键在位一年；绍武帝朱聿鐭在位仅四十天；弘光帝朱由崧在最有机会站稳南方的时候，却志在看戏与淑女，不能稳固南明，从而被俘，导致南明产生第二位皇帝以及第三位皇帝。

那贾蓉方笑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

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

贾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即贾珍与尤二姐尤三姐厮混。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明武宗为人嬉乐胡闹，建立豹房，强征处女、变童入宫，有时也抢夺有夫之妇，在其《遗诏》中明确写有“各处取来妇女，见在内府者，司礼监查放还家，务令得所”。

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

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有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

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你先要了来，给他去罢。”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

贾珍谈及江南甄家事，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明武宗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御驾抵应天府并祭祀南京太庙，成为自永乐以后首位重新驾临南京的在位皇帝。

贾蓉与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了进来。俞禄忙上前请了安。贾琏便问何事，贾珍一告诉了。贾琏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府寻二姐。”

贾珍又吩咐贾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说我和你娘都请

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药呢没有？”贾蓉一一答应了，跟随贾琏出来，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一同进城。

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人人都说你嫂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贾琏笑道：“你这是顽话还是正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你嫂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了。”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这数十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不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嫂子那里却难。”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上几个钱。”贾琏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说来，我没有不依的。”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伏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嫂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嫂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嫂子，见生来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说着，已至宁府门首。贾蓉说道：“叔叔进去，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就交给俞禄罢。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贾琏含笑点头道：“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贾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贾琏道：“今日要遇见二姨，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贾琏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

贾蓉为了自己同尤二姐调情鬼混，不惜怂恿贾琏娶尤二姐。看似美好的贾府其实将置尤二姐于死地。贾蓉与尤二姐之间是一种非正常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调情，并非平辈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在崇祯帝自缢之后即位；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为明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桷的后裔，系太祖九世孙，与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一个辈份，即与弘光帝朱由崧的爷爷一个辈份；弘光元年五月，弘光帝被清军俘虏，弘光元年闰六月，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宣布从七月初一起，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遥尊朱由崧为“上皇圣安皇帝”；正是弘光帝无能无耻，才被俘，才导致朱聿键称帝，最终弘光帝与隆武帝皆被大清杀死。

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须臾进来，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又向贾琏笑道：“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老爷还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贾琏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姨父，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不好？”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贾蓉早笑着跑了。

出去，贾璉也笑着辞了出来。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要钱吃酒等话。又悄悄的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一面便带了俞禄过来，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一面给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

贾珍想了想，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夺。”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璉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璉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

尤氏“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与尤二姐尤三姐没有血缘关系，也管不了尤二姐尤三姐的婚事。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是南明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鐸；朱由检与朱聿键朱聿鐸兄弟俩的血缘关系非常远，仅祖宗都为朱元璋。

当下回复了贾蓉，贾蓉回了他父亲。次日命人请了贾璉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璉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称了心。

自此后，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便将贾璉、贾珍、贾蓉三个泼声厉言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了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以后亦不敢轻易再来，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兴悄命小厮来请，方敢去一会，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张华便说出贾蓉来。察院听了无法，只得去传贾蓉。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唤来，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虚张声势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

且说贾蓉等正忙着贾珍之事，忽有人来报信，说有人告你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快作道理。贾蓉慌了，忙来回贾珍。贾珍说：“我防了这一着，只亏他大胆子。”

贾珍听了这个，倒吃了一惊，忙要同贾蓉藏躲。不想凤姐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贾蓉忙请安，凤姐拉了他就进来。贾珍还笑说：“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说了，忙命备马，躲往别处去了。这里凤姐儿带着贾蓉走上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见凤姐气色不善，忙笑说：“什么事这等忙？”凤姐照脸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痴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我又是没脚蟹，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来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等

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使你们做这圈套，要挤我出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公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靛面说个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路。”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只求“姑娘婶子息怒。”凤姐儿一面又骂贾蓉：“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阴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还敢来劝我！”哭骂着扬手就打。贾蓉忙磕头有声说：“婶子别动气，仔细手，让我自己打。婶子别动气。”说着，自己举手左右开弓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又自己问着自己说：“以后可再顾三不顾四的混管闲事了？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子的话了？”众人又是劝，又要笑，又不敢笑。

贾蓉向王熙凤跪下，王熙凤骂其为“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贾蓉打自己嘴巴子。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背背亲，将混帐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得捕快皂隶来。再者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样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全是眼泪鼻涕，并无别语，只骂贾蓉：“孽障种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说不好。”凤姐儿听说，哭着两手搬尤氏的脸紧对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平安不了？怎得经官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说着啐了几口。

凤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头发，又哭骂贾蓉：“出去请大哥哥来。我对面问他，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子侄的。”贾蓉只跪着磕头，说：“这事原不与父母相干，都是儿子一时吃了屎，调唆叔叔作的。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如今我父亲正要商量接太爷出殡，婶子若闹起来，儿子也是个死。只求婶子责罚儿子，儿子谨领。这官司还求婶子料理，儿子竟不能干这大事。婶子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儿子糊涂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儿狗儿一般。婶子既教训，就不和儿子一般见识的，少不得还要婶子费心费力将外头的压住了才好。原是婶子有这个不肖的儿子，既惹了祸，少不得委屈，还要疼儿子。”说着，又磕头不绝。

王熙凤大骂尤氏与贾蓉，贾蓉奉承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魏忠贤主政之时，大明没覆亡；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就处理魏忠贤，但大明覆亡在其手中；南明皇帝以朱由崧为首，在大明覆亡后全国涌起反清局面之时，没有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没有远大目光与志向，没有整合南方势力并拉拢农民军力量，只顾个人享受，结果失去在南方恢复大明的时机。

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只叫他

应了妄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个银子就完了。”凤姐儿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作这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涂。若你说得这话，他暂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无赖之徒，银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寻事故讹诈。倘又叨登起来这事，咱们虽不怕，也终担心。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终久是不了之局。”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这事还得我才好。如今我竟去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凤姐儿忙道：“虽如此说，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去。好侄儿，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贾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如今怎说怎依。凤姐儿欢喜了，又说：“外头好处了，家里终久怎么样？你也同我过去回明才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讨主意如何撒谎才好。

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子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尤氏忙命丫鬟们伏侍凤姐梳妆洗脸，又摆酒饭，亲自递酒拣菜。凤姐也不多坐，执意就走了。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人来对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皆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并无娶嫁之说。皆因张华拖欠了我们的债务，追索不与，方诬赖小的主人那些个。”

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时，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亲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回原籍去了。贾蓉打听得真了，来回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

贾蓉让张华留下尤二姐，拿钱走人。

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泪亭方回，独贾琏贾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贾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语，二人口内答应，也说些大礼套话，不必烦叙。

尤氏贾蓉等也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贾琏便回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铁槛寺去，王夫人依允。

贾琏又搂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贾蓉忙上来劝：“叔叔解着些儿，我这个姨娘自己没福。”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会意，只悄悄跌脚说：“我忽略了，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

贾蓉向贾琏暗示害死尤二姐的其实是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崇祯九年（1636年）朱聿键被崇祯帝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之高墙，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①。

^① zh.wikipedia.org/wiki/隆武帝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贾蓉之妻带领家下媳妇丫头们，也都秉烛接了出来。

贾蓉之续妻出场。

贾珍不肯出名，便命贾蓉作局家。这些来的皆系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荡纨绔。因此大家议定，每日轮流作晚饭之主，——每日来射，不便独扰贾蓉一人之意。

于是各不能催，先摆下一大桌，贾珍陪着吃，命贾蓉落后陪那一起。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娈童吃酒，又命将酒去敬那傻舅。

贾珍宁府中夜赌有娈童，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明武宗为人嬉乐胡闹，建立豹房，强征处女、娈童入宫。

说话之间，贾蓉之妻也梳妆了来见过。少时摆上饭来，尤氏在上，贾蓉之妻在下相陪，婆媳二人吃毕饭。

贾蓉之续妻出场。

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首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首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壁，下面还有半壁余空。

贾母及众人坐了半壁，还有半壁余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大明覆亡之后，大清击败李自成，入主北京皇宫，占领北方；大明的残余势力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贾母听说，笑道：“这话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满。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既这样，你就越性别送，陪着我罢了。你叫蓉儿媳妇送去，就顺便回去罢。”尤氏说了。蓉妻答应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车回去。不在话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闲话，猛不防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听约两盏茶时，方才止住，大家称赞不已。

蓉妻，即贾蓉之续妻。这里她最后一次出场的情节为“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车回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贾蓉的原配妻子死后，贾蓉续妻多次出场，但都没有情节，其续妻的原型应该是南明第四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因为尤氏姐妹的原型已经是南明第二、三位皇帝兄弟；这样，贾蓉在宁国府的家庭中的四位亲眷——尤老娘、婶子尤二姐与尤三姐、续妻——的原型分别正是南明的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鐭、第四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

贾母赏桂花，“明月清风”的桂花树下笛声如泣，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南明最后一位皇帝为永历帝朱由榔；朱由榔原为桂王，在广东肇庆

登基，在位十六年，最后被降清的吴三桂杀死，南明灭亡，大清统一全国；这正是，“明月”失色，“清风”正兴。吴三桂之名也含“桂”字。

尤老娘

人物：尤老娘。

别称：尤氏的母亲、尤老安人、老娘。

人物关系：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为尤氏，自己与前夫的女儿为尤二姐、尤三姐。

人物原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命名思路：

尤，谐音朱由崧的“由”。龙字少一撇。南明皇帝与大明皇帝的差别犹如“尤”与“龙”的差别。

老，年龄为四尤中最大者。朱由崧为南明第一位皇帝。

娘，为尤氏的继母、尤二姐与尤三姐的生母。由于朱由崧不能抓住大明刚刚覆亡，大清还未站稳脚跟的最佳时机拉起反清复明旗帜，号召天下各方势力，在南方建立稳固的皇权，才会被俘虏，才会导致南明后续三位皇帝的产生。

原文解析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了。先是贾璉贾蔷到来，先看了各处的座位，并问：“有什么顽意儿没有？”家人答道：“我们爷原算计请太爷今日来家来，所以未敢预备顽意儿。前日听见太爷又不来了，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

次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尤氏的母亲已先在这里呢。大家见过了，彼此让了坐。

尤老娘首次出场是到宁国府女儿家看戏。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南明首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原为福王，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是福忠王朱常洵之子，是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的堂兄弟；朱由崧爱看戏；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弘光帝朱由崧的登基地点正是明南京皇宫；崇祯十七年（1644年）除夕，弘光帝独坐兴宁宫中，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问道：“宫殿新落成，皇上应当欢喜，而闷闷不乐，是思念皇兄吗？”弘光帝不应，继而回答说：“梨园殊少佳者”；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军自瓜洲渡江，攻南京，五月初十朱由崧传旨放归所选淑女，当天午夜尤召梨园入宫演剧，翌日凌晨，朱由崧率内官四五十人骑马出逃南京，后被清军俘虏，次年被斩首^①。

于是，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吃毕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说道：“老爷们并众位叔叔哥哥兄弟们都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才去了。别的一家子爷们都被璉二叔并蔷兄弟让过去听戏去了。方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先收在帐房里了，礼单都上上档子了。老爷的领谢的名帖都交给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赏了，众来人都让吃了饭才去了。母亲该请二位太太，老娘，婶子都过园子里坐着去罢。”尤氏道：“也是才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贾蓉称尤氏的母亲为“老娘”。

于是凤姐儿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又在尤氏的母亲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戏。

王熙凤在尤老娘前“周旋了一遍”。

吃毕，大家才出园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预备车，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一并起居才放心。

尤氏将尤老娘接来宁国府，说明尤老娘之前不住在宁国府，在第十一回去宁国府就是为了看戏。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大明覆亡后，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但他的兴趣与志向不在反清复明，而在看戏。

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烦恼。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

安人，明清时六品官之妻封安人。

尤老娘首次出场的称谓为“尤老安人”，点出“安”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南明隆武帝朱聿键称帝后，遥尊被俘的朱由崧为“上皇圣安皇帝”；朱由崧被大清处决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为其上庙号“安宗”。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

尤老娘受女儿之托照管宁国府。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宁国府的原型为位于南方的明南京皇宫；大明覆亡后，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

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

贾璉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贾璉忙上前问好想见。

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璉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见。

于是大家归坐后，叙了些闲话。贾璉说道：“大嫂子说，前日有一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今日因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取。再也看看家里有事无事。”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拿钥匙去取银子。

这里贾璉又说道：“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们都是至亲骨肉，说那里的话。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瞒二爷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个姑爷帮助。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我们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正说着，二姐已取了银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递与贾璉。贾璉叫一个小丫头叫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你把这个交给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尤老娘说与贾璉“是至亲骨肉”，自己“家计也着实艰难”，到宁国府来是“白看一看家”，并且还管过钱收起来过一包银子。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贾璉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忠王朱常洵之子，是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的堂兄弟，当然“是至亲骨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明覆亡；此时南京谋立新君继位，从血统上福王朱由崧本为第一顺位，但史可法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成为南明第一位皇帝，犹如“白看一看家”；八月十四日弘光帝朱由崧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备赏赐”，八月十六日御用监又令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越数十万两^①，这就犹如尤老娘收银子管钱。

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尤氏与尤二姐并非一个母亲，这说明尤二姐很可能并不姓尤。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璉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一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璉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张华胜强十倍，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

尤老娘面对自己女儿的婚姻大事，首先考虑的不是女儿的感情，而是物质利益。

次日命人请了贾璉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

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却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

尤老娘先有前夫，然后嫁给尤氏的父亲。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弘光帝

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和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说，忙令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

尤三姐死后，作为母亲的尤老娘“不胜悲恸”。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贾琏忙命人去开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来停灵。贾琏嫌后门出灵不象，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安坛场做佛事。用软榻铺了锦缎衾褥，将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几个媳妇围随，从内子墙一带抬往梨香院来。

尤二姐死后，作为母亲的尤老娘竟然没有现身。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尤二姐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朱由崧被俘虏，闰六月，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改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遥尊朱由崧为“上皇圣安皇帝”；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弘光帝朱由崧在北京被斩首；同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杀死；隆武帝朱聿键死时，弘光帝朱由崧已经先死三个月，当然无法出现了，犹如尤二姐死后尤老娘没有现身。

卜世仁

人物：卜世仁。

别称：母舅、舅舅。

人物关系：外甥为贾芸，有妻子。

人物原型：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命名思路：

卜，占卜预测吉凶。

世，朱由崧为福王世子。

仁，永历帝为弘光帝上谥号“奉天遵道宽和静穆修文布武温恭仁孝简皇帝”，含“仁”。

卜世仁，谐音“不是人”。

原文解析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挑了，倒象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芸道：“十八岁。”

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听宝玉这样说，便笑道：“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贾芸十八岁。贾宝玉十三四岁。贾宝玉与贾芸在辈分上却如父子关系。

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来，忽见贾芸进来，彼此见过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前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欠，就要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扁儿去。这是一。二则你那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

母舅，母亲的兄弟。在婚丧礼俗中，母舅是重要人物。民间有俗谚“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本来母舅应最大最亲，最疼外甥的。但贾芸的母舅卜世仁，对自己的外甥连四两冰片麝香都不赊，极为吝啬，与他作为母舅的职责极不相符。

贾芸说将会“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给卜世仁，点出“八”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卜世仁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小字福八。

贾芸笑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的时候，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儿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法呢。”

贾芸说“我父亲没的时候”，卜世仁料理贾芸父亲的丧事。在第二十四回中，贾宝玉对贾芸说“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象我的儿子”，贾芸对贾宝玉说“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口中的“我父亲”指明传国宝玺；贾宝玉的原型正是这块明传国宝玺；贾芸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这两块宝玺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我父亲没的时候”指大明覆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其国号依旧为“大明”，史称“南明”；卜世仁的原型正是朱由崧。

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算计儿。你但凡立的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嬉和嬉和，也弄个事儿管管。前日我出城去，撞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叫驴，带着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去了。他那不亏能干，这事就到他了！”贾芸听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辞。卜世仁道：“怎么急的这样，吃了饭再去罢。”一句未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说：“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过来。”夫妻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的无影无踪了。

韶刀，唠叨。三房里的老四，指贾芹。

卜世仁，对自己的外甥连四两冰片麝香都不赊，不尽自己作为舅舅的职责。卜世仁说贾芸“你但凡立的起来”，暗示卜世仁认为自己的外甥贾芸“立不起来”，其实其原因正是卜世仁。隐面下的依据为：卜世仁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原型为朱由崧的宝玺；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明覆亡，五月朱由崧即位；在这亡国之时，朱由崧本应该召集天下仁人志士，图谋反清复明大业，或至少要维持南明的生存；然而朱由崧竟然将政事都委托给他人，首先考虑自己的享受，下令选淑女入宫，忧虑的是“梨园殊少佳者”；亡国之际，朱由崧这样当皇帝，当然“不是人”。

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芸赌气离了舅舅家门，一径回归旧路，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芸唬了一跳。听醉汉骂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来了。”贾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汉一把抓住，对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紧邻倪二。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如今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不想被贾芸碰了一头，正没好气，抡拳就要打。只听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将醉眼睁开看时，见是贾芸，忙把手松了，趑趄着笑道：“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这会子往那里去？”贾芸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贾芸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原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烦，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若用什么，只管拿去买办。但只一件，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帐，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

若说怕利钱重，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用写文约，若说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给你了，各自走开。”一面说，一面果然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

倪二称贾芸为“贾二爷”。倪二对卜世仁的所作所为大怒，拿出银子扶持贾芸。泼皮倪二都知道要帮助贾芸，更显出卜世仁作为舅舅的失责与缺德。

贾芸恐他母亲生气，便不说起卜世仁的事来，只说在西府里等璉二叔的，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他母亲已吃过了，说留的饭在那里。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他吃。

贾芸见其母亲。隐面下，贾芸的原型为朱由崧的宝玺；是卜世仁而不是贾芸的母亲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的原因为，朱由崧的帝位不是他自己挣来的，而是南方的几位官员在崇祯帝自缢之后商议决定的。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吓掉了，还没归窍呢。”说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头说：“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叫他们回去罢。”薛姨妈同宝钗因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薛蟠便命叫两个小厮进来，解了绳子，去了夹板，开了锁看时，这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

薛蟠去苏州回来，带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薛姨妈与薛宝钗都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什么东西”即“不是人”，谐音卜世仁之名。隐面下的依据为：薛蟠的原型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苏州指代南京；薛蟠去苏州做生意的事件原型为多尔衮入主北京后下令攻打南京；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军在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十五日，清军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清军俘虏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九月，朱由崧与皇太后邹氏、潞王朱常淂等人被押送至北京；薛蟠从苏州带到北京的“捆着绑着的”东西，其原型为被多尔衮清军从南京俘虏并押送至北京的弘光帝朱由崧；卜世仁的原型正是弘光帝朱由崧。

尤二姐

人物：尤二姐。

别称：二姨娘、二姨、二姐、尤氏、奶奶。

人物关系：母亲尤老娘，妹妹尤三姐，原夫张华，丈夫贾琏。

人物原型：隆武帝朱聿键。

命名思路：

尤，与朱聿键的“聿”近音。龙字少一撇。南明皇帝与大明皇帝的差别犹如“尤”与“龙”的差别。

二，隆武帝朱聿键为南明第二任皇帝。

姐，与朱聿键的“键”近音。

尤二姐尤三姐为同母亲的亲姐妹，隐面下的依据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与南明第三任皇帝紹武帝朱聿鐸的关系为同母亲的亲兄弟。

尤二姐尤三姐“生前淫奔不才”，结局却都是自尽，隐面下的依据为：南明第二任第三任皇帝都短暂掌握南明皇权（“淫”）但都无实力与才能（“不才”）维持南明皇权，最后在被清军俘获后，都选择了为气节自尽而死。

原文解析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姊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贾瑞、贾琏、贾珍、贾璉、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一并起居才放心。

尤氏将继母接来宁府，继母尤老娘带来尤二姐与尤三姐。这样“四尤”家庭在宁国府住下了。尤氏从其父之姓，与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三人并无血缘关系。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三人其实并不姓尤，尤二姐尤三姐都是“淫奔不才”不才之人。尤氏为这四人中真正有办事能力者。

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烦恼。

尤二姐尤三姐的上一辈为尤老娘，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南明第一任皇帝犹如第二任与第三任皇帝的上一辈。

贾蓉又和二姨抢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头们亲嘴：“我的心肝，你说的是，咱们饶他两个。”

贾蓉笑道：“才刚赶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挤眼，那尤二姐便那咬牙含笑骂：“很会嚼舌头的猴儿崽子，留下我们给你爹作娘不成！”贾蓉又戏他老娘道：“放心罢，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又有根基又富贵又年青又俏皮的两位姨爹，好聘嫁这二位姨娘的。这几年总没拣得，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尤老只当真话，忙问是谁家的，二姊妹丢了活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说：“妈别信这雷打的。”

尤二姐是贾蓉继母尤氏的妹妹。尤老娘是贾蓉继母尤氏的继母。这两人都是贾蓉的长辈。贾蓉竟然调笑尤二姐，戏说尤老娘。尤二姐说“留下我们给你爹作娘不成”。尤二姐称贾蓉是“猴儿崽子”。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聿键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与明神宗朱翊钧一个辈分，是弘光帝朱由崧的祖父辈；弘光帝登基于大明覆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为猴年，弘光帝登基后志在看戏与淑女，而不是反清复明，当然犹如“猴儿崽子”。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

受尤氏之托，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来照管宁国府。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宁国府的原型为位于南方的明南京皇宫；大明覆亡后，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成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这三人的原型分别为残留在南方的南明的三位皇帝，即弘光帝朱由崧、隆武帝朱聿键、绍武帝朱聿鐭。

却说贾璉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有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璉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璉便欲趁此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

聚麀之诮：麀，牝鹿；聚是共的意思；聚麀本指兽类父子共一牝的行为，后指两代的乱伦行为。《礼记·曲礼上》：“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诮，嘲讽；诮讽（讥笑讽刺）。

“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表面上是说尤二姐尤三姐与贾珍贾蓉父子有乱伦的诮讽之词，但并没有坐实，一笔带过。

尤二姐与尤三姐是贾蓉继母尤氏的妹妹，是贾蓉的长辈。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鐭；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聿键、朱聿鐭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与明神宗朱翊钧一个辈分，是弘光帝朱由崧的祖父辈，这就犹如尤二姐与尤三姐是贾蓉的长辈。

贾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

贾璉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府寻二姐。”一面遂说道：“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还没有使呢，莫若给他添上，岂不省事。”

在路叔侄闲话。贾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人人都说你嫂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贾璉笑道：“你这是顽话还是正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璉又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你嫂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了。”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不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嫂子那里却难。”贾璉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上几个钱。”贾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说来，我没有不依的。”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附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伏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嫂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嫂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嫂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璉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璉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贾璉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

贾蓉称尤氏为老娘，因尤氏为其继母。

贾璉提到尤二姐“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并说“人人都说你嫂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这些都是对尤二姐的正面评价。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杖杀叔父为父报仇，又不顾祖制北上勤王，却被崇祯帝废为庶人；朱聿键自奉甚俭，品格在南明诸君中是少见的优良；黄道周描述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①

尤二姐被“指腹为婚”，“许给皇粮庄头张家”，然后“十数年”后要“退婚”，再“结婚”嫁给贾璉。“张”谐音“唐”。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在崇祯五年（1632年）继承其父为唐王，然后在崇祯九年（1636年）被废为庶人，这就犹如“退婚”；大约“十年”后，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这就犹如“结婚”。

贾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贾璉道：“今日要遇见二姨，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贾璉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

^①zh.wikipedia.org/wiki/隆武帝

贾璉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贾璉忙上前问好想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璉仍将上首让与二姐儿，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和三妹妹那里去了，怎么不见？”尤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无人在跟前，贾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二姐低了头，只含笑不理。贾璉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因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绢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璉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怕人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身送过去，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贾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珮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二姐亦不去拿，只装着看不见，坐着吃茶。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璉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时，只见二姐笑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绢，已不知那里去了，贾璉方放了心。

汉玉，汉代的玉。九龙，指纹饰，九龙图案是皇权的象征。在第六十三回中，贾蓉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贾蓉是将“汉”“唐”相提并论的。东汉经历黄巾之乱农民起义后，实力大减，随后经大乱而覆亡，天下三分进入三国时代。

贾璉将“汉”玉九龙珮给了尤二姐，这件定情物暗示了两人身份不凡。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璉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是南明第二位皇帝，登基前为“唐”王；天启帝宠信祸国太监魏忠贤，将大明推向覆亡的边缘；大明因农民起义覆亡后，与万历帝朱翊钧同辈份的朱聿键才有机会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是被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拥护而于福州登基称帝的；黄道周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也就是说天启帝的经筵展书官后来拥护朱聿键称帝；天启帝之于魏忠贤，犹如隆武帝之于郑芝龙，前者为帝但实权皆掌握在后者手中。

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拿钥匙去取银子。这里贾璉又说道：“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

正说着，二姐已取了银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递与贾璉。

贾璉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姨父，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不好？”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

说毕，又趁便将路上贾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置房子住，不使凤姐知道，“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贾珍想了想，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夺。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尤氏“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与尤二姐尤三姐没有血缘关系，也管不了尤二姐尤三姐的婚事。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是南明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鏼；朱由检与朱聿键朱聿鏼兄弟俩的血缘关系非常远，仅祖宗都为朱元璋。

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年公子，比张华胜强十倍，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琏有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当下回复了贾蓉，贾蓉回了他父亲。

尤老娘与尤二姐都相信贾蓉。

贾琏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

尤二姐住在“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的房子，其有“二十余间”，两次点出“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福州盛产茉莉花，北宋时福州就已为茉莉之都；北京西城区内也确实有花枝胡同；朱聿键的行宫不在北京，犹如尤二姐的住处不在贾府。

却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数十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过门。下回分解。

尤二姐给贾琏做二房，便成了贾府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府的原型为朱明皇宫；尤二姐的原型为朱聿键；朱聿键本来为唐王，但由于大明覆亡而在福州被拥立为隆武帝，从而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这就犹如尤二姐从贾府之外嫁入贾府，成了贾府的人。

贾琏娶尤二姐，除了喜欢尤二姐，还因王熙凤没有生儿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朱由校与魏忠贤都没有子嗣；朱由校宠信魏忠贤，将大明推向覆亡的边缘；尤二姐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大明覆亡后，本为唐王的朱聿键才有机会称帝。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称了心。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

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唤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抬来。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备得十分妥当。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而来，拜过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见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搀入洞房。是夜贾琏同他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

贾琏以“素轿”、“素服”迎接尤二姐，因为在六十三回中贾敬死了。

贾琏极力贬低王熙凤“竟将凤姐一笔勾倒”，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年间专权作乱，直接导致朝廷腐败，将大明推向覆亡的边缘。

贾琏一月出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

贾珍进来，屋内才点灯，先看过了尤氏母女，然后二姐出见，贾珍仍唤二姨。大家吃茶，说了一回闲话。贾珍因笑说：“我作的这保山如何？若错过了，打着灯笼还没处寻，过日你姐姐还备了礼来瞧你们呢。”说话之间，尤二姐已命人预备下酒馔，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无避讳。

“原无避讳”为下文埋下伏笔。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亲说：“我怪怕的，妈同我到那边走走。”尤老也会意，便真个同他出来，只剩小丫头们。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

贾珍与尤三姐“百般轻薄”。

贾琏听了，便回至卧房。只见尤二姐和他母亲都在房中，见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讪讪的。贾琏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咱们吃两杯好睡觉。我今日很乏了。”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奉茶，问长问短。贾琏喜的心痒难受。

贾琏的心腹小童隆儿拴马去，见已有了一匹马，细瞧一瞧，知是贾珍的，心下会意，也来厨下。只见喜儿寿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见他来了，也都会意，故笑道：“你这会子来的巧。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恐怕犯夜，往这里来借宿一宵的。”隆儿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交给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

贾琏的妾为尤二姐，给尤二姐讲了许多知心话。贾琏的心腹为隆儿，隆儿来把月银交给尤二姐。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隆”儿，朱聿键的年号为“隆武”。

隆儿寿儿见他醉了，也不必多说，只得吹了灯，将就睡下。

隆儿寿儿一同出现，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年号为“隆

武”，庙号为“绍宗”；隆儿的“隆”同“隆武”的“隆”；寿儿的“寿”近音“绍宗”的“绍”。

尤二姐听见马闹，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那贾琏吃了几杯，春兴发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门宽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颜色。贾琏搂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又婆齐整，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贾琏忙问道：“这话如何说？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说道：“你们拿我作愚人待，什么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瞒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据我看来，这个形景恐非长策，要作长久之计方可。”贾琏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你因妹夫倒是作兄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二人正吃酒取乐。

尤二姐对贾琏说说“我虽标致，却无品行”，“死是你的鬼”，又说“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虽然品格优良，却没有发展南明的能力，在称帝的第二年隆武二年（1646年）便在福建被清军掳杀，享年四十四岁；尤二姐的妹子尤三姐的原型为朱聿键的弟弟南明第三位皇帝明绍武帝朱聿鐔；朱聿鐔在哥哥朱聿键死后继位称帝，但仅一个多月后就被清兵攻至广州城下，而后自缢殉国。

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贾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

贾琏来了，只在二姐房内，心中也悔上来。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痒。若论起温柔和顺，凡事必商必议，不敢恃才自专，实较凤姐高十倍；若论标致，言谈行事，也胜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便如胶授漆，似水如鱼，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哥商议商议，拣个熟的人，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终久要生出事来，怎么处？”贾琏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舍不得。我说‘是块肥羊肉，只是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大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就丢开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他肯了，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是。”

尤二姐“若论起温柔和顺，凡事必商必议，不敢恃才自专，实较凤姐高十倍；若论标致，言谈行事，也胜五分”。这是尤二姐的软弱与王熙凤的独断专行之对比。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王熙凤的原型为祸国大太监魏忠贤；前者当然比后者“高十倍”、“胜五分”。

尤二姐“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表面上的依据在于前文“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隐面下，“淫”字的含义为拥有皇帝宝玺，掌握皇权。

至次日，二姐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小妹过来，与他母亲上坐。

贾琏笑问二姐是谁，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贾琏便道：“定是此人无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这人原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问是谁，贾琏笑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

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

贾琏、尤二姐、尤老娘都赞赏贾宝玉。

尤二姐拿了两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个利害的样子，老太太多大年纪，太太多大年纪，姑娘几个，各样家常等语。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吃，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

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这等说他，将来你又不不知怎么说我呢。我又差他一层儿，越发有的说了。”兴儿忙跪下说道：“奶奶要这样说，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们有造化起来，先娶奶奶时若得了奶奶这样的人，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爷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后称扬奶奶圣德怜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情愿来答应奶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儿禽的，还不起来呢。说句顽话，就唬的那样起来。你们作什么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不要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别见他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这张嘴还说他不过。好，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礼待他，他敢怎么样！”

兴儿说尤二姐“斯文良善”，不是王熙凤的对手。

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谎？这样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

尤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见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他这样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

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规矩，虽然你们小孩子进的去，然遇见小姐们，原该远远藏开。”兴儿摇头道：“不是，不是。那正经大礼，自然远远的藏开，自不必说。就藏开了，自己不敢出气，是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尤二姐才又要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作些什么？”

尤三姐笑道：“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难缠。”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一个好胎子。”

尤二姐评价贾宝玉“可惜了一个好胎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玉。

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头嗑瓜子。

尤二姐说“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兴儿说“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而实际上尤三姐的结局为自刎而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玉玺；能许给贾宝玉的人的原型都为明朝皇帝；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而亡后大明覆亡，明传国玉玺对大明皇权的象征也就终止了；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位皇帝

明绍武帝朱聿鐫，因清军兵临广州城下而自缢死。

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爷来，好作定夺。”说着，带了兴儿回去了。

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盘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琏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三妹子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说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择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琏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也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我们闻得柳湘莲惹了一个祸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不曾？”

尤二姐说尤三姐一生只等柳湘莲。

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怎样说，只依他便了。”

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茗烟，茗烟说：“竟不知道。大约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坊，也说未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两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这边来住两夜，从这里再悄悄长行。果见小妹竟又换了一个人，又见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记挂。

贾琏与尤二姐商议家务，呼应前文。

贾琏听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们悬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寻亲，又忙说道：“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一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

贾琏说要与尤二姐“生儿子”。

次日连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处探望。谁知贾琏出门之后，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闼户，一点外事不闻。他小妹子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余，只安分守己，随分过活。虽是夜晚间卖独枕，不惯寂寞，奈一心丢了众人，只念柳湘莲早早回来完了终身大事。这日贾琏进门，见了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

贾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将这事丢过，不在心上，任凭贾琏裁夺，只怕贾琏独力不加，少不得又给了他三十两银子。贾琏拿来交与二姐预备妆奁。

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骂湘莲。贾琏忙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贾琏：“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

岂不省事。”贾璉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和二姐儿、贾珍、贾璉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说，忙令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

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凤姐儿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凤姐道：“快说！”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爷同着蓉哥儿到了东府里，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听到这里，使劲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

兴儿口中提到尤二姐与尤三姐。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兴儿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进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儿二女人搀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万福，张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望恕仓促之罪。”说着便福了下来。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

尤二姐见王熙凤。

凤姐上座，尤二姐命丫鬟拿褥子来便行礼，说：“奴家年轻，一从到了这里之事，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日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奴亦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

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尤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

二人对见了礼，分序座下。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尤二姐见他打扮不凡，举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儿，连忙亲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样的人。”凤姐忙也起身笑说：“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原是咱们的丫头。以后快别如此。”说着，又命周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四对金珠簪环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诉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等语。尤二姐见了这般，便认他作是个极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亦是常理，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认为知己。又见周瑞等媳妇在旁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只是吃亏太痴了，惹人怨，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今又见如此，岂有不允之理，便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样？”凤姐儿道：“这有何难，姐姐的箱笼细软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这些粗笨货要他无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尤二姐忙说：“今日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笼拿进去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

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记清，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又同坐一处，又悄悄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园里住两天，等我设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尤二姐道：“任凭姐姐裁处。”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后门而来。

尤二姐对平儿说“你我是一样的人”。这暗示隐面下尤二姐与平儿的身份雷同。

周瑞称扬王熙凤有“许多善政”，俨然王熙凤为一执政者。

尤二姐“便认他作是个极好的人……竟把凤姐认为知己”，这表现了尤二姐天真的一面，由于不能识人，最终给自己导致了杀身之祸。尤二姐说“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只伏侍姐姐”，“任凭姐姐裁处”，“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些都表现了尤二姐在王熙凤面前总是软弱，任凭王熙凤处置的态度。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登基后升郑芝龙为平虏侯，但郑芝龙跋扈难制；很快郑芝龙向清军投降，朱聿键便被清军所杀，隆武朝廷灭亡；杨凤苞在《秋室集》中称“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

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便带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了。彼时大观园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引动多人来看问。尤二姐一一见过。众人见他标致和悦，无不称扬。

那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其所矣。谁知三日之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尤二姐因说：“没了头油了，你去回声大奶奶拿些来。”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头的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那里为这点子小事去烦琐他。我劝你能着些儿罢。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若差些儿的人，听见了这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样呢！”一席话，说的尤氏垂了头，自为有这一说，少不得将就些罢了。那善姐渐渐连饭也怕端来与他吃，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说过两次，他反先乱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里姐姐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说：“我深知你们，软的欺，硬的怕，背开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尤氏见他这般的好心，思想“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们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贤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

丫头善姐不服尤二姐。王熙凤与善姐对尤二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尤二姐被王熙凤骗。

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细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现在才十九岁，成日在外嫖赌，不理生业，家私花尽，父亲撵他出来，现在赌钱厂存身。父亲得了尤婆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方是大礼。凤姐笑说：“你只别说话，等我去说。”尤氏道：“这个自然。但一有个不是，是往你身上推的。”说着，大家先来至贾母房中。

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忙觑着眼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的。”凤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好不好？”说着，忙拉二姐说：“这是太婆婆，快磕头。”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众姊妹说：这是某人某人，你先认了，太太瞧过了再见礼。二姐听了，一一又从新故意的问过，垂头站在旁边。贾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问：“你姓什么？今年十几了？”凤姐忙又笑说：“老祖宗且别问，只说比我俊不俊。”贾母又戴了眼镜，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众人都抿嘴儿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鸳鸯又揭起裙子来。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更是个齐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贾母听了道：“这有什么不是。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只是一年后方可圆得房。”凤姐听了，叩头起来，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说是老祖宗的主意。贾母依允，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深为忧虑，见他今行此事，岂有不乐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住居。

王熙凤将尤二姐带入大观园见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然后尤二姐在大观园住下。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只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赔送外，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人来对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皆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并无娶嫁之说。皆因张华拖欠了我们的债务，追索不与，方诬赖小的主人那些个。”

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于某年月日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他因穷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

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当，且再作道理。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复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扯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亲姊妹还胜十倍。

王熙凤要整死尤二姐的前夫张华。

谁知凤姐儿他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之色，骄矜之容。

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得，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声

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得倒仰，查是谁说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长，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说了两遍，自己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秋桐自为系贾赦之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肯容他。张口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凤姐既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顽，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

秋桐骂尤二姐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

园中姊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千人暗为二姐担心。虽都不便多事，惟见二姐可怜，常来了，倒还都怜悯他。每日常无人处说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又并无露出一一点坏形来。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

贾琏见王熙凤“贤良”，点出“贤”字。

那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自己且抽头，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他这淫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刀。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的。可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看他这般，与他排解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休。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即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且无人怜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生杀戮之冤。随我去忍耐。若天见怜，使我好了，岂不两全。”小妹笑道：“姐姐，你终是个痴人。自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无怨。”小妹听了，长叹而去。尤二姐惊醒，却是一梦。等贾琏来看时，因无人在侧，便泣说：“我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预知男女。倘天见怜，生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这命就不保，何况于他。”贾琏亦泣说：“你只放心，我请明人来医治。”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

王熙凤利用傀儡秋桐攻击尤二姐，尤三姐对于王熙凤的评价是“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

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朱聿键在崇祯年间由于勤王而被崇祯帝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之高墙，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正是被太监“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休”。

尤二姐是“心痴意软”、“品行既亏”、“随我去忍耐”、“若天见怜”，这些都表明尤二姐是一个软弱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朱聿键虽为英明之主，但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以郑芝龙、郑鸿逵、郑芝豹、郑彩为首的郑氏家族手中，隆武帝朱聿键并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尤三姐说尤二姐“你我生前淫奔不才”，“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这表明尤二姐的性格是独立特行的。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曾杀叔父为父报仇、北上勤王。

崇祯九年（1636 年）七月初一，朱聿键杖杀叔父福山王朱器瑛、杖伤叔父安阳王朱器竣，为其父朱器盛当年被毒死一事报仇。是年八月，清兵入塞，克宝坻，直逼北京，京师戒严。朱聿键上疏请勤王，不许。乃自率护军千人北上勤王。行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上奏，崇祯帝勒令其返回，后朱聿键因与农民军相遇交锋，两名太监被杀，乃班师回南阳。冬十一月下部议，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之高墙。崇祯帝改封其弟朱聿鐸为唐王。朱聿键于高墙圈禁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后凤阳巡抚路振飞入高墙见之，向崇祯帝上疏，陈高墙监吏凌虐宗室之状，请加恩于宗室。乃下旨杀石应诏。^①

尤三姐对尤二姐托梦时说“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妒妇”指王熙凤。第八十回回目“美香菱屈受贫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也提到了“妒妇”。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专权太监最“妒”皇帝身边有正直的贤臣；太监祸害朝廷是大明覆亡重要原因之一。

谁知王太医亦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小厮们走去，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名叫君荣。进来诊脉看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璉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们请出手来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从帐内伸出手来。胡君荣又诊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贾璉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一时掩了帐子，贾璉就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经脉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贾璉命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璉闻知，大骂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这里太医便说：“本来气血生成亏弱，受孕以来，想是着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分伤其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说毕而去。急的贾璉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凤姐比贾璉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陈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贾璉众人见了，无不称赞。贾璉与秋桐在一处时，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样。我因多病了，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如今二奶奶这

^① zh.wikipedia.org/wiki/隆武帝

样，都因咱们无福，或犯了什么，冲的他这样。”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秋桐近见贾璉请医治药，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秋桐便气的哭骂道：“理那起瞎禽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脸，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纵有孩子，也不知姓张姓王。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谁不成？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骂的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说：“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慌的数落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璉：“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不好，是你父亲给的。为个外头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你要撵他，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倒好。”说着，赌气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骂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

胡君荣对尤二姐说“木盛则生火”，“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字五行属木；“键”字五行属金。

虎狼之药又称虎狼之剂或狼虎之剂，是对药性峻猛的中药的称谓。

胡君荣见到尤二姐后“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然后说“不是胎气”，用了虎狼药，却“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也就是胡君荣乱用药将尤二姐可能赖以依靠的胎儿打掉，他有可能是受王熙凤指使故意用虎狼药。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是一个英明之主，他的隆武皇权如同胎儿；朱聿键即帝位后，升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而这些郑氏家族成员大都是大海盗头子出身，朱聿键依靠他们的武装军队，正是服用“虎狼药”；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向清军投降，隆武朝廷很快灭亡；杨凤苞在《秋室集》中称“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

王熙凤说“咱们命中无子”，“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是大太监魏忠贤；太监当然是“命中无子”。

晚间，贾璉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过来瞧他，又悄悄劝他：“好生养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从到了这里，多亏姐姐照应。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报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罢。”平儿也不禁滴泪说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从没瞒他的话。既听见你在外头，岂有不告诉他的。谁知生出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道：“姐姐这话错了。若姐姐便不告诉他，他岂有打听不出来的，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方成个体统，与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儿又嘱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

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可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拚挣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觉。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乐得且自己去梳洗。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儿看不过，说丫头们：“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他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逾了，墙倒众人推。”丫鬟听了，急推房门进来看时，却穿戴的齐齐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吓慌

了，喊叫起来。平儿进来看了，不禁大哭。众人虽素习惧怕凤姐，然想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比凤姐原强，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尤二姐由于“心痴意软”，被“外作贤良，内藏奸狡”的王熙凤害得吞金自杀，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杀死，而大清的前身为后金，也有说法称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死，所以可说朱聿键是“因金而死”，且与“食”有关；键，为金字旁，五行属金。

当下合宅皆知。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去了，辜负了我的心！”尤氏贾蓉等也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贾琏便回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铁槛寺去，王夫人依允。贾琏忙命人去开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来停灵。贾琏嫌后门出灵不象，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安坛场做佛事。用软榻铺了锦缎衾褥，将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几个媳妇围随，从内子墙一带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请下天文生预备，揭起衾单一看，只见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贾琏又接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贾蓉忙上来劝：“叔叔解着些儿，我这个姨娘自己没福。”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会意，只悄悄跌脚说：“我忽略了，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天文生回说：“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时，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时入殓大吉。”贾琏道：“三日断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丧不敢多停，等到外头，还放五七，做大道场才掩灵。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应诺，写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场。众族中人都来了。贾琏忙进去找凤姐，要银子治殡组丧礼。凤姐见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不许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观园中来。绕过群山，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贾母道：“信他胡说，谁家病死的孩儿不烧了一撮，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凤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肯劝他。”正说着，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银子？家里近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鸡儿吃了过年粮。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你要就拿去。”说着，命平儿拿了出来，递给贾琏，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贾琏没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箱柜，去拿自己的梯己。及开了箱柜，一滴无存，只有些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也不命小丫鬟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烧。

贾琏为尤二姐在“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个大门”，停灵“七日”，“还放五七，做大道场才掩灵。明年往南去下葬”。贾母又说“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死于福建，葬于南方。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杀于福建汀州，隆武帝死后百姓敛葬于福建福州罗汉岭，一说葬于福建汀州；福建汀州在地图上正是位于北京的正南方向；由于是百姓安葬，規制简陋，当然犹如“乱葬地上埋了完事”。

前文有“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但尤二姐死后，贾琏“开了尤氏箱柜，去拿自己的梯己。及开了箱柜，一滴无存”，这说明尤二姐所收的梯己已经被别人拿走，因此这也暗示了尤二姐之死其实是王熙凤在背后指使。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贾母唤了他去，吩咐不许送往家中。贾琏无法，只得又和时觉说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殡，只不过族中人与

王信夫妇，尤氏婆媳而已。

贾母“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古时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府家庙的原型为大明北京太庙；北京太庙是大明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大清入关后也用之作为家庙；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在北京太庙中当然无其牌位。

贾琏“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即尤二姐的坟在尤三姐的坟的上方，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鐔；朱聿键亡于福建汀州，朱聿鐔亡于广东广州；在地图上福建汀州在广东广州的上方。

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刖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顽笑。

在贾宝玉的想法中，尤三姐、尤二姐、柳五儿三人是并列的。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贾琏笑道：“说句顽话就急了。这有什么这样的，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如何？”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忙了什么。”贾琏道：“何苦来，不犯着这样肝火盛。”凤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了半晌，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我竟忘了。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王熙凤对贾琏说“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古代人殓葬时有习俗：给死尸口中含珠、玉或米，叫做“衔口”；在死尸褥下放钱，叫做“垫背”。王熙凤表示自己还不会马上死，暗示了王熙凤可能会马上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帝驾崩后很快自缢而亡。

王熙凤说“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呼应了前文贾母说的“乱葬地上埋了完事”，表明了尤二姐最终安葬于一个简单的坟中。王熙凤又说尤二姐“没留下个男女”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死后是由百姓敛葬，当然是以百姓之简坟葬之，而非以帝王之陵葬之；隆武帝朱聿键曾有一个庄敬太子朱琳源，母曾皇后，隆武二年六月生，八月薨，仅存活了两个月；除此之外隆武帝朱聿键没有儿女，当然“没留下个男女”。

“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比喻做事不周到。王熙凤说“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也要”应校作“也不要”，因后文贾琏说王熙凤“难为你想的周全”。

尤三姐

人物：尤三姐。

别称：三姑娘。

人物关系：母亲为尤老娘，姐姐为尤二姐，钟情对象为柳湘莲。

人物原型：绍武帝朱聿鐭。

命名思路：

尤，与朱聿鐭的“聿”近音。“龙”字少一撇。南明皇帝与大明皇帝的差别犹如“尤”与“龙”的差别。

三，绍武帝朱聿鐭为南明第三任皇帝。

尤二姐尤三姐为同母亲的亲姐妹，隐面下的依据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与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鐭的关系为同母亲的亲兄弟。

尤二姐尤三姐“生前淫奔不才”，结局却都是自尽，隐面下的依据为：南明第二任第三任皇帝都短暂掌握南明皇权（“淫”）但都无实力与才能（“不才”）维持南明朝廷，最后在被清军俘获后，都选择了为气节自尽而死。

原文解析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姊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贾琏、贾璘、贾珩、贾璠、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一并起居才放心。

尤氏将继母接来宁府，继母尤老娘带来尤二姐与尤三姐。这样“四尤”家庭在宁国府住下了。尤氏从其父之姓，与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三人并无血缘关系。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三人其实并不姓尤，尤二姐尤三姐都是“淫奔不才”不才之人。尤氏为这四人中真正有办事能力者。

尤三姐便上来撕嘴，又说：“等姐姐来家，咱们告诉他。”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他两个又笑了。贾蓉又和二姨抢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烦恼。

尤二姐尤三姐的上一辈为尤老娘，隐面下的依据为：尤老娘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朱由崧；第一任皇帝犹如第二任与第三人皇帝的上一辈。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消，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

贾琏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贾琏忙上前问好想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琏仍将上首让与二姐儿，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和三妹妹那里去了，怎么不见？”尤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

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琏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见。

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贾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

尤三姐称贾蓉是“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鐭；贾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朱聿鐭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与明神宗朱翊钧一个辈分，是弘光帝朱由崧的祖父辈；弘光帝登基于大明覆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为猴年，弘光帝登基后志在看戏与淑女，而不是反清复明，当然犹如“猴儿崽子”。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称了心。鲍二夫妇见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声唤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唤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抬来。

尤老也会意，便真个同他出来，只剩小丫头们。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们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凭他两个自在取乐，不知作些什么勾当。

贾珍和尤三姐“百般轻薄”。

贾琏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又拉尤三姐说：“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贾珍笑着说：“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干这钟。”说着，一扬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贾琏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锣儿敲不得。我也要会会那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自己绰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接过去贾琏的脖子来就灌，说：“我和你哥哥已经吃过了，咱们来亲香亲香。”唬的贾琏酒都醒了。贾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无耻老辣。弟兄两

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闺女一席话说住。尤三姐一叠声又叫：“将姐姐请来，要乐咱们四个一处同乐。俗语说‘便宜不过当家’，他们是弟兄，咱们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贾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贾珍此时方后悔，不承望他是这种为人，与贾琏反不好轻薄起来。

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凝结物。两者均为内脏病变物。比喻坏人的心肠。

尤三姐比尤二姐更能分辨正邪，说要把贾珍贾琏“两个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即在尤三姐眼里，贾珍、贾琏、王熙凤都不是好人。隐面下，贾珍贾琏的原型都是大明皇帝；“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反映了作书人彻底的反皇帝反皇权的倾向。

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雾，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饴淫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压倒，据珍琏评去，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试了一试，他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兴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

尤三姐“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点出“红”与“金”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键；朱，即大“红”；键，金字旁，五行属“金”。

尤三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在第五回中，警幻仙姑对贾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隐面下的依据为：皇帝掌握帝玺，犹如女子“淫”男子，因书中女子的原型多为皇帝，年轻男子的原型多为帝玺。

自此后，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便将贾琏、贾珍、贾蓉三个泼声厉言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了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以后亦不敢轻易再来，有时尤三姐自己高兴悄命小厮来请，方敢去一会，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颠倒，他以为乐。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也算无能。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他不知，咱们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有干休之理，势必有一场大闹，不知谁生谁死。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因此一说，他母女见不听劝，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拣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反花了许多昧心钱。

尤三姐说“咱们金玉一般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键；“键”字与“键”字，都是金字旁，五行属“金”；聿，音“玉”；朱聿键与朱聿键从名字上来看当然犹如“金玉一般的人”。

尤三姐称贾珍与贾琏为“这两个现世宝”，对这两人持否定态度。

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哥商议商议，拣个熟的人，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终久要生出事来，怎么处？”贾琏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舍不得。我说‘是块肥羊肉，只是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大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就丢开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他肯了，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是。”

至次日，二姐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小妹过来，与他母亲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过三巡，不用姐姐开口，先便滴泪泣道：“姐姐今日请我，自有一番大礼要说。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从前丑事，我已尽知，说也无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处安身，妈也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要自寻归结去，方是正理。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贾琏笑道：“这也容易。凭你说谁就是谁，一应彩礼都有我们置办，母亲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说。”贾琏笑问二姐是谁，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贾琏便道：“定是此人无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这人原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问是谁，贾琏笑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众人听了都诧异：“除去他，还有那一个？”尤三姐笑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尤三姐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这暗示了她中意的人将为她带来死亡。

尤三姐对贾琏说“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两次点出“十”字，将尤氏姐妹与贾琏兄弟并列，将“你家”与“天下”并称，显然这个“你家”非同寻常。尤三姐说姊妹嫁弟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大明在朱棣的第“十”世孙朱由检手中覆亡；朱由校传位给朱由检，朱由校与朱由检为同父的兄弟关系；朱家即大明皇家；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鐭；朱聿键与朱聿鐭也是同父的兄弟关系。

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兴儿笑道：“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四姑娘小，他正经是珍大爷亲妹子，因自幼无母，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养这么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小名儿叫什么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的他叫‘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薛，叫什么宝钗，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车。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们两个，不敢出气儿。”

兴儿说林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尤三姐与林黛玉“面庞身段”差不多，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鐭；两者都是从亲哥哥皇帝的手中继承帝位；两者最后的结局都是自缢而死。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尤二姐才又要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作些什么？”

尤三姐关心贾宝玉。

尤三姐笑道：“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难缠。”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若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脏，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她的碗倒。他赶忙说：‘我吃脏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样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头嗑瓜子。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尤三姐夸奖贾宝玉知道维护女孩子。

尤二姐说尤三姐与贾宝玉“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兴儿说尤三姐与贾宝玉“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两人都认为尤三姐与贾宝玉相配，是因为这两人都具有与众不同的叛逆精神。尤二姐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兴儿的话未必可信，两人的话都是一厢情愿。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尤三姐的原型为大明覆亡之后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鐭。

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盘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后，贾璉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璉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三妹子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说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择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璉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也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斋念佛，以了今生。”贾璉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我们闻得柳湘莲惹了一个祸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不曾？”贾璉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他甲保迹，知道几时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怎样说，只依他便了。”

尤三姐看上柳湘莲，但贾璉评价柳湘莲是一个“冷面冷心……无情无义”的人。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鐭；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正是李成栋带领清军除灭了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与南明绍武帝朱聿鐭；柳湘莲的两把鸳鸯剑，即比喻其除灭南明兄弟两帝的两件凶器。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尤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

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

尤三姐之有情义，反衬柳湘莲之无情义。

尤三姐“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说“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在第二十一回中，贾宝玉对袭人同样“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原文为：“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

尤三姐与贾宝玉将自己比作玉簪，并以击断暗示死亡。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𣊗；聿，音“玉”；两者的结局都是因被人袭击而亡。

贾琏听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们悬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寻亲，又忙说道：“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一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莲忙笑说：“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语，便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湘莲道：“我本有愿，定需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裁夺，我无不从命。”

薛蟠口中的“舍表妹”指王熙凤。薛蟠母亲薛姨妈姓王。

大家叙些寒温之后，贾琏便将路上相遇湘莲一事说了出来，又将鸳鸯剑取出，递与三姐。三姐看时，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靶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镌着一“鸳”字，一把上面镌着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

夔，传说中的神兽。

贾琏将柳湘莲的鸳鸯剑递给尤三姐，其剑“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点出“明”字，“水”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𣊗；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正是李成栋带领清军除灭了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与南明绍武帝朱聿𣊗；柳湘莲的两把鸳鸯剑，即比喻其除灭南明兄弟两帝的两件凶器；李成栋先降“明”，后降清，大清五行属“水”。

另，王世德撰《崇祯遗录》“十七年甲申”条记载，崇祯帝“先是查盘大内库，藏有朱漆匣一具，尘封尺许。启之，则古剑二，光澄、秋水。上取入。至是，手办皇后、公主、嫔御。”

湘莲笑道：“虽如此说，弟愿领责领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坐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自己岂不无趣。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尤老

一面嚎哭，一面又骂湘莲。贾琏忙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贾琏：“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岂不省事。”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泣道：“我并不知道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湘莲反扶尸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见入殓，又俯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

由于柳湘莲悔婚，尤三姐用柳湘莲的鸳鸯剑之一自杀。“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点出“红”、“玉”二字。“揉碎桃花”喻颈血迸溅；“玉山倾倒”喻跌倒在地。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鐭；“红”，即朱；“玉”，同音“聿”；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绍武帝朱聿鐭在被李成栋俘虏后自杀；柳湘莲的原型正是李成栋。

出门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间，只见薛蟠的小厮寻他家去，那湘莲只管出神。那小厮带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齐整。忽听环珮叮当，尤三姐从外而入，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说着便走。湘莲不舍，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尤三姐便说：“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感，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说毕，一阵香风，无踪无影去了。

尤三姐“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隐面下的依据为：警幻仙姑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位皇帝绍武帝朱聿鐭；绍武帝被俘后自缢殉国，这一年为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清顺治四年，此时大清独有原大明之天下的大局已定；绍武帝是隆武帝之四弟，是明太祖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桨的八世孙，不是朱棣的子孙；“所有一干情鬼”指朱棣及其所有后代子孙皇帝。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攀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和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说，忙令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

尤三姐之死让柳湘莲出家。

且说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以报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顺嚷“三姐儿自尽了”，被小丫头们听见，告知薛姨妈。薛姨妈不知为何，心甚叹息。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我的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湘莲了么，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柳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还要为柳湘莲“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这简直是把柳湘莲当自己儿子看待了，很不一般。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姨妈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清太祖努尔哈赤；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鐭；李成栋瞄准了绍武帝朱聿鐭要将其俘虏，犹如柳湘莲定了尤三姐为妻，大清当然要

重重赏赐李成栋了。

薛宝钗说“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说明尤三姐死于薛蟠“打江南回来”之后不久。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键；薛蟠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在顺治二年（1645年）命多铎下江南；多铎二月攻南明；四月陷扬州，杀史可法，五月入南京，俘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六月占浙江，后班师回京，加封和硕德豫亲王；次年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由佟养甲、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取潮州、惠州，临近广州附近，十二月清军攻取广州，绍武帝朱聿键被俘；李成栋派人送来饮食，绍武帝拒绝，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绍武帝后自缢殉国，结束其四十日的统治^①；绍武帝朱聿键自杀于多尔衮命多铎攻打江南后回京的次年，犹如尤三姐自杀于薛蟠“打江南回来”之后。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薛姨妈说：“我才听见说，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柳湘莲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休。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即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且无人怜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生杀戮之冤。随我去忍耐。若天见怜，使我好了，岂不两全。”小妹笑道：“姐姐，你终是个痴人。自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磨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无怨。”小妹听了，长叹而去。尤二姐惊醒，却是一梦。

尤三姐说尤二姐将被王熙凤弄死，并且要为尤二姐报仇。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绍武帝朱聿键；朱聿键差点被太监弄死；崇祯九年（1636年），因清兵进逼北京，朱聿键因擅自勤王而被崇祯帝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之高墙；朱聿键高墙圈禁期间，凤阳守陵太监石应诏索贿不得，用墩锁之法折磨之，朱聿键病苦几殆；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魏忠贤被崇祯帝贬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途中自杀。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贾母唤了他去，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贾琏无法，只得又和时觉说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殡，只不过族中人与王信夫妇，尤氏婆媳而已。

贾琏“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即尤二姐的坟在尤三姐的坟的上方，隐面下的依据为：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二任皇帝明绍宗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皇帝绍武帝朱聿键；朱聿键亡于福建汀州，朱聿键亡于广东广州；在地图上福建汀州在广东广州的上方。

^① zh.wikipedia.org/wiki/紹武帝

林四娘

人物：林四娘。

别称：婉姬将军。

人物关系：为报恒王知遇之恩而死。

人物原型：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命名思路：

林，朱由榔这个名字字形中含有两个“木”字，构成“林”字。

四，朱由榔是桂端王朱常瀛第四子，排行第四，也是南明第四位皇帝，也是由字辈的第四位皇帝（朱由校、朱由检、朱由崧、朱由榔）。

娘，谐音朱由榔之“榔”。榔，本义为高木，又为木名。

原文解析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姬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从此不能相见，也免不得伤感思念。”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常。”

晴雯之死发生在贾宝玉作婉姬词之前。

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们谈论寻秋之胜，又说：“快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隽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大家要作一首挽词。”众幕宾听了，都忙请教系何等妙事。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余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每公余辄开宴连日，令众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婉姬将军’。”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竟以‘婉姬’下加‘将军’二字，反更觉妩媚风流，真绝世奇文也。想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贾政笑道：“这话自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众清客都愕然惊问道：“不知底下有何奇事？”贾政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千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恒王意为犬羊之恶，不足大举，因轻骑前剿。不意贼众颇有诡谲智术，两战不胜，恒王遂为众贼所戮。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官员，各各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林四娘得闻凶报，遂集聚众女将，发令说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报其万一。今王既殒身国事，我意亦当殒身于王。尔等有愿随者，即时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亦早各散。’众女将听他这样，都一齐说愿意。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众贼不防，也被斩戮了几员首贼。然后大家见是不过几个女人，料不能济事，遂回戈倒兵，奋力一阵，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倒作成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义之志。后来报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惊骇道奇。其后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到，化为乌有，不必深论。只就林四娘一节，众位听了，可美不可美呢？”众幕友都叹道：“实在可美可奇，实是个妙题，原该大家挽一挽才是。”说着，早有人取了笔砚，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递与贾政看了。贾政道：“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请奏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与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所以他这原序也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见这新闻，所以都要作一首《婉姬词》，以志其忠义。”

众人听了，都又笑道：“这原该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隆恩，实历代所不及处，可谓‘圣朝无阙事’，唐朝人预先竟说了，竟应在本朝。如今年代方不虚此一句。”贾政点头道：“正是。”

婉嫔，形容女子体态娴静美好。挽词，指哀悼死者的词章。

《明季北略·第二十三卷补遗》中“长沙女子”条下记载了一女子抵抗李自成农民军的类似故事：“女子，不详姓氏，年可二十，居长沙城中。贼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执戈登城。城陷贼入，女即持刀击贼，贼曰：「众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为？」女曰：「吾以愧天下之为男子者。」女有色，贼欲邀之，女瞑目大骂，挥刀戮贼。遂被害。只身登陴，事岂有济，女宁不知之？顾其所为，极奇。凡被贼之地，节烈妇女死者何限，而此独以奇传。令须者闻之，能不惭死哉！”

“‘黄巾’‘赤眉’一干流贼”，《明季北略·第二十卷崇祯十七年甲申》中“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条下记载：“东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类赤眉黄巢。盖盗贼之性，本无霸王之略，或者天厌内外诸臣，贪风炽盛，特生此恶魔，以荡涤之耳。」”《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记载吴三桂在致多尔袞的信中说：“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此两处皆把李自成军比作“赤眉”军。

“黄巾”、“赤眉”的名称出自汉朝。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实现真正统一的帝国，汉朝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中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9年—23年）与更始帝时期（23年—25年），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即为汉朝。

赤眉军于天凤五年（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事，首领为琅琊人樊崇，以泰山山区一带为根据地，与政府军对抗。几年之间发展到数万人，其中主要由农民组成，大多不识字，因此以口头传令为主。赤眉军击败王莽政府军，发展到十万人以上，势力扩及青州、徐州、兖州和豫州各地。23年，绿林军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攻入长安，灭王莽新朝。王莽，本为西汉末年权臣，之后篡夺皇位并自立新朝。

汉灵帝光和七年甲子年（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黄巾党，而且根据五德终始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衰败的东汉王朝。黄巾之乱最终被政府军平定。

贾政闲征哀悼林四娘的婉嫔词，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政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第四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朱由榔为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第四子；朱由榔死了，南明就彻底灭亡了。

“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恒王遂为众贼所戮”。隐面下的依据为：恒王，谐音“衡王”；大明衡王就藩之地就是山东青州府；初代衡王，名朱祐樞，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七子，明孝宗朱祐樞异母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封为衡王，弘治十三年（1499年）就藩青州^①；末代衡王朱由榔，是宪王朱常瀛第三子，崇祯五年（1632年）袭封衡王，

^① zh.wikipedia.org/wiki/朱祐樞

在位十二年^①；清兵攻陷山东青州后，朱由榔逃亡，并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降清，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被大清处死；赤眉军与黄巾党标志西汉与东汉的改朝换代，汉为火德；大明五行属火；“‘黄巾’‘赤眉’一干流贼”，指农民军，李自成农民军灭大明，犹如赤眉军灭王莽新朝，朱棣与王莽的皇位都是篡位而来的。恒，山西的恒山为五岳中的北岳。

林四娘是青州人，其地方官为恒王，她与恒王都遭遇了农民起义。隐面下的依据为：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天启七年（1627年）秋，朱由榔的父亲桂端王朱常瀛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就藩，朱由榔跟随父亲到达衡州，崇祯六年（1633年），朱由榔被封为永明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的大西军攻陷湖南长沙，朱由榔随父南逃，在永州以南的石期市（今湖南东安县境）与父亲走散，后被大西军俘虏（犹如“直杀至贼营里头”），幸得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员保护，他才得以死里逃生到广西梧州与父相聚；大明覆亡后的隆武元年十一月（1645年）朱常瀛于梧州病逝。

“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林四娘被“流贼余党”杀死。余党，未被完全被消灭的残余党徒。隐面下，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辽东总兵吴三桂带领大明最后一只军队降清，站到对立面，犹如“余党”；朱由榔并非被农民军杀死，而是被大清平西王吴三桂杀死。

闲言少述。且说贾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谁先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多人皆作过几首了，胆量逾壮，今看了题，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贾环生恐落后也就有了。二人皆已录出，宝玉尚出神。贾政与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贾兰的是一首七言绝，写道是：

婉嫔将军林四娘，玉为肌骨铁为肠。

捐躯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土亦香。

众幕宾看了，便皆大赞：“小哥儿十三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诬矣。”贾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又看贾环的，是首五言律，写道是：

红粉不知愁，将军意未休。

掩啼离绣幕，抱恨出青州。

自谓酬王德，讵能复寇仇。

谁题忠义墓，千古独风流。

众人道：“更佳。倒是大几岁年纪，立意又自不同。”贾政道：“还不甚大错，终不恳切。”众人道：“这就罢了。三爷才大不多两岁，在未冠之时如此，用了工夫，再过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贾政笑道：“过奖了。只是不肯读书过失。”因又问宝玉怎样。众人道：“二爷细心镂刻，定又是风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宝玉笑道：“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众人听了，都立身点头拍手道：“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时，须度其身量。这题目名曰《婉嫔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贾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写。不好了，我捶你肉。谁许你先大言不惭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贾政写了看时，摇头道：“粗鄙。”一幕宾道：“要这样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贾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习骑射。

秣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

^① zh.wikipedia.org/wiki/朱由榔

贾政写出，众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极妙。这四句平叙出，也最得体。”贾政道：“休谬加奖誉，且看转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

众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妙！好个‘不见尘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红灯里’，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

众人听了，便拍手笑道：“益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且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至此。”宝玉笑道：“闺阁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待问而可知娇怯之形的了。”贾政道：“还不快续，这又有你说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结子芙蓉绦，

众人都道：“转‘绦’，萧韵，更妙，这才流利飘荡。而且这一句也绮靡秀媚的妙。”贾政写了，看道：“这一句不好。已写过‘口舌香’‘娇难举’，何必又如此。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这些堆砌货来搪塞。”宝玉笑道：“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觉萧索。”贾政道：“你只顾用这些，但这一句底下如何能转至武事？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转煞住，想亦可矣。”贾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岂不心有余而力不足些。”宝玉听了，垂头想了一想，说了一句道：

不系明珠系宝刀。

“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绦，用丝编织的带子或绳子。丁香结子芙蓉绦，即如丁香结果一样的丝带。杜甫在其《丁香》诗中有“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比喻柔弱者当知自守。丁香又名鸡舌香。《日华子本草》云：丁香，治口气，所以郎官含之。宋代臣子向皇帝起奏时，必须口含鸡舌香除口臭。芙蓉绦，晴雯为芙蓉花神，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

忙问：“这一句可还使得？”众人拍案叫绝。贾政写了，看着笑道：“且放着，再续。”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气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涂了，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词。”贾政听了，便喝道：“多话！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说，只得想了一会，便念道：

战罢夜阑心力怯，脂痕粉渍污鲛绡。

贾政道：“又一段。底下怎样？”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

众人道：“好个‘走’字！便见得高低了。且通句转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

腥风吹折陇头麦，日照旌旗虎帐空。

青山寂寂水淙淙，正是恒王战死时。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守尸。

“明年流寇走山东”，隐面下的依据为：李自成进攻北京时没有走过“山东”，而是取道“山西”大同。

“青山寂寂水淙淙”，青，谐音“清”。“青”“水”二字合为“清”。隐面下的依据为：大清五行属水。

“正是恒王战死时”，隐面下的依据为：恒王的原型并不是末代衡王朱由榔，也不是永

历帝的父亲就藩湖南衡州(今湖南衡阳)的桂端王朱常瀛,而是大明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因为“遂教美女习骑射”、“王率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以及“战死”都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形象;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之时,正是大清意图入关之时。

众人都道:“妙极,妙极!布置,叙事,词藻,无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转奇句。”
宝玉又念道: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
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
众人都道:“铺叙得委婉。”贾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赘呢。”宝玉乃又念道:
恒王得意数谁行,婉嫔将军林四娘。
号令秦姬驱赵女,艳李秾桃临战场。
绣鞍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
胜负自然难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
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实可伤,
魂依城郭家乡近,马践胭脂骨髓香。
星驰时报入京师,谁家儿女不伤悲!
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
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余意尚傍徨。
念毕,众人都大赞不止,又都从头看了一遍。贾政笑道:“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因说:“去罢。”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齐出来,各自回房。

贾宝玉说“或拟白乐天《长恨歌》”,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大明覆亡了,南明也随着永历帝朱由榔之死而覆亡了,对于大明传国宝玺,当然是“长恨”。恨,遗憾。

贾宝玉为林四娘赋诗,说“恒王得意数谁行,婉嫔将军林四娘”。隐面下的依据为:恒王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年间确实有一位女将军率军与农民军对战,这就是四川石砭土司女帅秦良玉帅。娘,谐音“良”。

秦良玉(1574年—1648年),字贞素。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忠州直隶州(今重庆忠县)人,明末女将。封忠贞侯,谥号忠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二十四史载入将相列传(非烈女传)的女性,也是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崇祯三年(1630年),后金军入塞,入北京德胜门,秦良玉自蜀中入援京师。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秦良玉与子马祥麟前后夹击,于夔州(奉节)败之,张献忠退走湖广。崇祯十三年(1640年),在巫山和夔州重创罗汝才军。崇祯时,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①。

王世德著《崇祯遗录》记载崇祯帝朱由检召见了秦良玉,并为之赋诗:“四川石砭土司女帅秦良玉帅师勤王,召见,赐綵币、羊酒、银牌,御制四诗旌之: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内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西蜀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露宿饥餐誓不辞,饮将鲜血带胭脂。凯歌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扫妖奴,一派歌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马践胭脂骨髓香,魂依城郭家乡隔。”隐面下的依据为: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

^① zh.wikipedia.org/wiki/秦良玉

朱由榔：永历十六年（1662 年）四月，永历帝父子在昆明逼死坡遭吴三桂下令以弓弦勒死^①；昆明远离其父的封藩之地衡阳，永历帝当然是“魂依城郭家乡隔”。

“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这与“闺中林四娘”形成强烈对比。隐面下的依据为：崇祯十七年（1644 年），在李自成进逼北京时，文武百官不做声，不愿意承担南迁的责任，最终崇祯帝自缢，大明覆亡；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永历帝在大明覆亡之后，面对大清的打压还坚持了十六年，正犹如林四娘以女子之躯却能杀敌；永历帝朱由榔的结局是被大清平西王吴三桂杀害，犹如林四娘被流贼余党杀害；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对于南明之覆亡，其痛惜之情，当然会如“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馀意尚彷徨！”

众人皆无别话，不过至晚安歇而已。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

贾宝玉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紧接在作婉嫔词之后，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林四娘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芙蓉女儿诔》，是从明传国宝玺的角度对大明的诔文；《婉嫔词》，是从明传国宝玺的角度对南明的挽词。

^① zh.wikipedia.org/wiki/永历帝